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54
.7
S5
1738
v.86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567/62
ASIAN COLLECTION

硃批諭旨

高其倬奏摺二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三年五月初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臣承准到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令諭內開爲軍務事照得策妄旣經歸順西海亦已蕩平則西藏路遠不便久駐大兵而叉木多地方不可無兵彈壓應將松潘鎭帶領駐藏之兵盡行撤回而留雲南之兵一千名暫駐叉木多或選總兵或選副將管領此兵並於中甸駐兵數百以爲聲援其四川兵馬現在西藏與各處防汛

者共二千八百餘名應令松潘鎮於撤兵之日在
此內留三百名駐防乍了留三百名駐防巴塘各
令遊擊一員管理雲南提督帶兵五百名松潘鎮
帶兵五百名由乂木多至裡塘一路會同踏勘地
界近川者歸川近滇者歸滇事畢之日雲南提督
即由裡塘帶兵回滇松潘鎮則帶此五百名兵暫
駐裡塘彈壓兩省兵糧照舊令兩省委員分運其
餘兵馬不在派留之數者先行撤回原汛已經奏
明奉有
俞旨除行松潘鎮雲南提督雲南巡撫四川巡撫外擬

合就行爲此仰該督查照將官兵所需糧餉仍委員運供勿致遲誤施行等因到臣臣隨飛行知照除一切迎勞賞給馬匹船隻以及糧餉臣俱料理無誤陸續具疏另

奏外惟留雲南之兵駐劄叉木多之處臣查叉木多離四川近離雲南遠雖中甸現駐雲省之兵五百名然相離仍遠前臣準年羹堯咨將叉木多地方已歸四川彼地喇嘛番人亦以爲伊等係四川所管雲南官兵凡購買炒麪柴草皆呼應不靈臣愚以爲叉木多既已歸川似不應留駐雲南之兵且

供運買購恐較川省所費亦多但查撤兵來文一
面行臣衙門已一面行知軍前各處今若咨行往
復商籌必致不及叉木多地方目下不容空虛臣
隨飛檄現駐天柱寨鶴麗鎮總兵張耀祖帶兵一
百名前往叉木多再將現在叉木多之兵留九百
名共合一千名一總管領暫駐彈壓并咨呈大將
軍年羹堯叉木多既歸川省踏勘後應撥川省官
兵管轄駐劄外臣謹將詳細情節繕摺奏
聞再中甸地方現有副將李宗膺帶兵五百名駐防應
仍留暫駐俟踏勘定後量歸滇地之廣狹臣再將

酌安將弁兵丁之處具疏仰請
睿裁再乂木多旣有雲南之總兵帶兵駐劄其一路安
臺遞送公文之兵亦應暫留合并聲明謹
奏
發議政王大臣會議具奏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功加外委兵丁情節仰懇
皇仁事竊査雲南前次進征西藏外委兵丁稍有微勞
者仰荷

皇上恩加格外
敕部議敘皆得從優給與副將等銜劄付嗣經部劄發
到給領之時臣以爲此等兵丁既加副將等銜或
應赴部酌行推選當經臣以應否開除名糧咨部
候選之處咨請部示隨准部咨不便在營食糧令
其開除業已遵照在案今候數月兵部將應否送
部候選之處未另行知照而前咨內亦止令開除
名糧無應否送部候選之語臣思此項兵丁係效
有微勞者乃未奉部示既未能赴部稍邀寸進而
開除名糧又難與在營兵丁一體拔補且此內貧

乏資藉名糧養贍者頗衆臣謹將情節奏

聞仰懇

聖恩准將功加各兵仍留本營食糧俟千把缺出與漢

仗好弓馬熟嫺之目兵選擇間補庶各兵仰沐

皇仁將來獲上進之階目前得養贍之地矣爲此繕摺

請

旨謹

奏

發交兵部議覆有旨

同日又

奏爲欽奉
聖諭事竊臣奏交阯疆界一摺奉有
硃批臣跪讀再四仰見我
皇上仁育中外之民
明燭萬里之外如天地廣大日月照臨所以
訓諭臣者精晰周詳臣欽遵
聖諭詳酌事理自鉛廠山下小溪以內土田有糧額可
憑疆界有塘基可據失去僅四十餘年彼處之人
知之者多應以小溪爲界臣仍移咨安南國王亦
委員會同查清之後明白立界臣務仰體

皇上至公至正中外一視之
聖心安靜辦理斷不敢存貪利倖功之念所有臣奉到
聖諭欽遵情節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復經有旨由部頒發矣即此四十里立界之說亦須查
確議明斟酌行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雨水栽插情形事竊查滇省自四月以來臨安元江

永昌三府地方俱早得大雨高下稻田栽插已遍雲南等府亦於四月內連得小雨低田栽插十分之八雷鳴田未栽於五月初四夜大雨自三更初至天明各處之低田盡插高田栽插三四分至五六分不等其餘高田水尚不足在夏至後十日以內得水栽插俱不為遲若再往後栽插者則收成止可五六分目下日日俱有小雨但未得大雨貴州雨水甚足正在栽插將完臣謹將雨水栽插情形繕摺奏

聞謹

奏
雨水栽插情形知道了爾等滇黔吏治如此自當
上天賜以嘉徵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廣西捐穀一案欽奉
聖旨令臣等將原任南寧府知府沈元佐收捐之處查
審務得實情臣委布按二司將沈元佐之子及家
人王四等反覆詳細查審今追查出原存蓋南寧
府印細冊一本開載甚詳除將原冊存司現照謄

一本用印鈐蓋遵
旨咨送廣西巡撫李綬查理外謹照註開原式另謄一
摺進呈
御覽爲此謹
奏
查審情節知道了摺留覽
諭雲貴總督高其倬知悉前奏安南疆界一事朕批諭
後隨據該國王亦行奏到因命內閣鈔發示爾當細加
籌酌毋乖朕懷遠之心毋長彼逞恣之漸施恩須令知
感出言務俾誠服馮允中漢仗雖好不諳事體旣有不

睦形迹殊與邊境無益已諭南天祥替之矣其轉諭天祥領會朕意開化文職尤須安靜曉事之員方與其地相宜現任者若不稱厥職酌量奏請更易夫分界之舉卽理應展拓亦必與彼國公同議明奏聞於朕得旨後奉行方是乃憑允中擅自立碑定界占寨毀舍隨復建造營房甚屬孟浪前此諭爾有準四十里爲界之旨亦不可膠執致生事端總期相機合宜料理允妥至於此事之前後原委所以然之故爾一一明白密奏朕知爲此特諭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遵
旨密奏交界情節仰祈
睿鑒事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臣准兵部咨發到密交
臣
諭旨一匣安南國王
敕旨一道又內閣密封公文一角臣謹望
闕叩頭祗領隨將
諭安南國王
敕旨一道遵卽遣差齎捧送安南國王祗領外又內閣
鈔發安南國王原疏一摺臣亦收到訖臣敬啓黃

匣內欽奉到
皇上密諭一道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懷保萬邦一視中外之至意臣謹就愚昧所見此
交界一事有不必與安南再議卽應畀與者有尚
須與安南查議明白再奏請
定奪者如鉛厰山小河以外之境雖係內地失於明朝
此應與安南上以示
皇上懷遠之仁下亦息疆界紛競之擾如鉛厰山小河
以內之境此失去僅四十年有餘皆有確據臣辱
聖恩最

聖恩叨任封疆格外之
恩在安南國王或可叨承在臣分則不敢言臣細揆之
事勢此地之係內地必須使安南曉然明白明白
之後如蒙
聖鑒畀還雲南則安南知係內境自安一定之分卽萬
一
皇上施天地之恩則安南愈知感格外之
仁然欲明白非會安南委官查議不可臣前曾移咨未
見彼國委到會查之官忽陪臣帶兵數千隔水扎
營訪聞得安南有鄭姓陪臣事多專擅稍昧大體

卽如在廣西則越爭土司之田在雲南則先帶多
兵到境亦其明驗恐長其逞忞之漸將來疆境難
處亦不得不慮臣謹不避瑣屑詳細奏
聞查開化與安南之界一總共有三層其最近內之一
層離開化府一百二十里以馬伯汛爲界乃久定
之內地歷來安塘設汛此界無庸置議其最近外
之一層自鉛廠山小河以外至安邊河卽大賭咒
河安南之南丹都竜二廠皆包在內此卽通誌圖
考所載自開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賭咒河與交
阯爲界之舊境經總兵馮允中查勘臣前摺所奏

失自明朝者卽係此境交人在都竜東面設守以
爲界限臣前但將原係內地情由摺
奏並未有一兵前往并未遣一人過界今經二次欽
奉
諭旨念安南國王累世恭順此境失在明朝令臣不必
與爭
聖鑒至明臣已欽遵宣揚
皇上天地之恩咨明知會安南國王此界亦無庸置議
惟有在馬伯汛以外鉛廠山小河以內之一層共
四十里內有開化府逢春里之各寨現今臣之所

查

奏及安南國王所疏

請者皆係此地臣細揆安南國王堅稱是伊舊境有
糧冊足據者亦有情故臣前已歷查今更得其的
確緣當日開化鎮總兵高必勝在任之時開化有
一八撤一汎下有一河口通海廣東洋船可到高
必勝私開謀利彼時廣商到者頗多遂有往都竜
販貨者走至雙眼井地方被刧殺死三人高必勝
畏事隨暗將塘汎撤進四十里另在馬伯汎立界
牌謂此外與開化無涉逢春里之各寨亦隔在外

此棄界之由也然雖棄出交人亦未敢攘爲己有
後於康熙二十一年彼國有小陵王僞寛之亂搶
掠逢春里各寨人民開化總兵不救都竜土目援
之故各寨遂認彼糧此各寨與安南納糧之由也
然安南雖收各寨之糧究只在都竜立界此地並
未設守中外皆置之不內不外若有若無之間臣
向未知此界藩司李衛管理銅務有土人呈開銅
礦銅礦無驗遣員查出此境詳報前來臣遣員再
查查出雙眼井地方有芹菜塘之舊址又有逢春
里之馬都戛等六寨原納開化府秋糧共正米十

二石有零年年總催賠納臣因移咨安南國王俾
其查覆後准東復稱此地係伊舊境若係內地何
失去四十餘年默無一言大意如此詞語之間稍
不循理臣不與較惟恐小員所查或難憑信因再
委開化總兵馮允中親身踏查明白再行辦理一
面亦咨安南國王委員會查此咨尚未達臣適往
貴州中途接馮允中報稱有交官鄭鏡忽帶兵二
千餘人前來又有二千餘人在後竟在對河扎營
雖安南素稱恭順但既有兵來恐闌入內地不得
不防隨遣員帶兵三百名前往馬都戛總路巡防

駐劄因彼地多雨兵丁量搭木棚存身本職亦即
帶二百人親往查勘地界因以彈壓等語臣隨一
面奏
聞一面移咨安南國王俾戒諭陪臣速撤兵衆毋令失
恭順之體并速遣官會查如果係安南之地憑據
確鑿雲南必無占奪之事即確係內地或安南有
必須此境不得已之情
皇上父母萬邦
仁同天地或王自行陳請或柬知代爲具
奏亦無不可移咨之後交兵亦撤惟在都竜樹城蓋

營留兵千人在彼續准到安南國王柬稱伊自具
奏等語今伊疏內亦仍以糧册為言即前認糧之故
至占寨毀舍之言馮允中並無其事或安南土目
所報一面之辭至立牌定界之言馮允中原令人
監一木椿使人隔水指著喊諭交兵不許亂走過
來此係止兵不係定界因交兵千人尚未退去所
以前派於馬都戛巡防之兵三百名亦尚未撤嗣
臣據馮允中查稱自鉛廠山小河以內為內地無
疑本職查雲南通誌圖考開載自開化府南二百
四十里至賭咒河為界則自鉛廠山小河以外至

交阯今名安邊河即舊賭咒河此仍是內地但鉛
廠山以內言之或易鉛廠山以外要之則難詳臣
批定界址臣以事應清查難竟批定隨經繕摺請
旨此事之始末情節也今臣欽奉到
密諭遵即飛飭將馬都戛即安南名爲斜路村所有三
百名兵丁撤回此境定須會同查議臣隨委廣南
府知府潘允敏止令帶一百人前往會同查議并
移咨安南約其遣官亦止帶百人前來各將憑據
會同盧公查考議清疆界永杜爭端知府潘允敏
暨新總兵南天祥臣俱面與詳言從公從直不許

絲毫瞻徇游移如會查果係外地臣決不敢規避
錯誤之罪必據實
奏明請將此境畀與安南仍以馬伯汛爲界如確係
內地諒安南必仍執前說未必改移然理不可奪
臣即一面與之言明使彼中心內折一面奏請
皇上定奪臣遵
旨奉行至於此事係馮允中查勘又布政使李衞始行
馮允中人老成猶係得力之員
查詳亦會面言此宜行清查但藩司守土之官疆
李衞自具摺內情節畢露此事實由伊起也朕之所料
不謬
境乃其職守馮允中係臣委遣一切俱會詳稟臣
一手料理何敢委過於人其冒昧不當致廑

認咎自責理固應然其實則否封疆大體不得不如是耳

聖懷實臣庸闇無能之處伏乞
皇上敕部嚴加治罪至現在開化府知府吳文炎人亦
謹飭才力稍弱容臣酌量調補另行繕疏請
好
旨臣謹將情節詳細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前後情節俱悉不諉過於人雖云得體而起事原
由其中不無隱飾姑且如是料理李衛具摺備將此事
奏聞今發來爾看所見褊狹涉於尚氣甚不合宜爾須
詳情度理而斟酌之至於馮允中一則爲於斯事形迹

有礙二則伊初由年羹堯提拔上進視之不啻奴隸詞
伊來京教訓一番俾詳知朕恩另行委用不加之以罪
也李衛一切過於從事處另有諭問據實奏覆

同日又

奏爲彙報鹽政額外羸餘事竊據雲南布政使仍辦
理驛鹽道事務李衛彙報臣覆查得雲省鹽政於
遵
旨覆奏鹽務利弊等事案內經臣會同查明將舊額新
增幷秤頭陋規各項分晰具
奏造報部科奉

旨著照該督撫等所請行欽遵在案其雍正元年正項
有款之贏餘已經
奏銷令雍正二年循照元年之原額贏餘銀六萬五
千七百餘兩仍如數報部搭同正課并新開鹽井
奏銷外又有自元年五月二十四日鹽道李衛到任
以六月爲始至二年年終止仍有聚零合總碎雜
無定款之項陸續收獲者查算共銀五萬五千三
百一十五兩零除已因公動用銀并暫留存備未
完公事外實多銀五萬兩整其贏餘款目摺內難
以備載即如白井額外沙滷較從前數倍雖夏秋

山水驟發竟未淹沒是以能照常取滷煎鹽查當年迤西地方官鹽尚且難銷今因稍加調劑分撥均平竟連額外沙滷銷售過倍但銷售固係人力而泉滷濃多水發不淹似默有效靈非人力能爲者若即定爲常規歸於正項贏餘之內不但將來恐難敷額且恐日後致貽官民井竈之累惟有儘其所出不敢隱諱照實分晰造册連正項贏餘一并咨送部科查核可否將前項之五萬兩作爲口外撤師各項費用不在正項報銷數內另行造報則邊省藩庫始終無因公動用虛懸之項於錢糧

所見甚是何必定爲常規若煎取無多銷售無術縱定常規亦屬無益既經咨明部科不拘在於何項報銷皆同酌量而行可也

不為無補抑或充作兵餉伏乞

睿鑒施行又新開按板抱母等井歳內原

題已獲課息五千兩有餘因此井離省遥遠九月內

具報到省及會詳請

題出本在十月二十六日今又查自九月至年終冬

閒滷濃㽬息又辦獲多出課銀九千兩零自今年

正月內按日起課則此項亦屬額外之項應一并

此項亦不必額定多寡爾等實心辦理處朕悉知之

奏明臣謹會同雲南撫臣楊名時協同布政使臣李

衛縉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雨水遍足事竊臣前經具摺將雲南得雨微小低田
皆已插秧高田尚未遍插情形

奏明今於五月十一十二連夜得雨又於十三十四
兩日得兩日夜透雨一切高坡之田無不霑足在
在栽插可望大有此皆仰賴我

皇上宵旰勤民

至誠感召之所致也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實賴卿等大臣平允刑政和輯兵民有以感召
天和也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雲南自五月十二日以後連得大雨通省霑
足高下稻田無不遍插可望豐年惟曲靖府屬南
寧縣之北霑益州之南中間有數十村地勢低下

茲據該府報稱自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大雨不止上流山水驟發將角家哨塘邊高橋及舊街子之太平橋望海寺之新橋俱各衝倒低處田畝房屋淹沒倒壞頗多等情又據署霑益州報稱五月十八日山水暴漲衝壞道路橋梁二處倒塌歪側房屋共七百九十五間淹沒低田二千一百五十九畝百姓人口竝無損傷至二十一日水勢漸退等情具報到臣臣即會同撫臣檄行布政司飛委馬龍州知州就近前往查勘幷捐銀一千二百兩先行帶往散給被水人口乏食者即暫動積穀救

賑無力修整之圩埂酌爲估値修補毋致小民失
所除被水人戶及恤給確數幷田地成災分數俟
詳查另行核確再
奏外臣謹先行繕摺奏
聞謹
奏

今歲荷蒙
上蒼慈恩各省收成俱好惟覺雨水稍過如山西山東江
西直隸等省類斯山水驟發情形在在皆有所奏知道
了但據實直陳萬不可隱諱粉飾之舉朕所深惡

同日又

奏爲仰懇

天恩請留陞員事竊雲南寧州知州梁衍祚業經陞授

陝西靖遠衛同知接准部咨知照在案臣查梁衍

祚爲人謹飭辦事勤緊在滇最久屢次出口辦理

軍需本省猓人及口外番人情形均能熟悉邊省

地方頗難得曉諳夷情之員合無仰懇

聖恩將梁衍祚賞留滇省暫供委遣辦理之用俟有同

知缺出

題補則邊省獲熟諳之員臣亦收指臂之效矣因陞

員無
題留之例臣謹繕摺請
旨謹
奏
已諭該部照所請行矣
同日又
奏為密陳愚昧所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近聞策妄阿喇蒲坦萬里奉表稽首歸誠
欽惟我
皇上聖德天威無遠不屆故頑梗姦宄革面改心從此

甲兵載戢
敎化風翔中外赤子歌咏太平臣不勝欣喜至斟酌防
駐之兵籌度經久之計正在此時臣愚昧之見兵
衆自宜酌減防備未可全撤其西面之兵形勢臣
所不知不敢妄言至阿爾泰一路臣曾運米二次
謹就臣道路經由所見者自殺虎口出口穿走土
默特部落地方逕過約有四百餘里又穿走吳喇
特及明安部落地方逕過約有二百餘里又穿走
喀爾喀部落地方逕過約有二千數百餘里又穿
走降來厄魯特部落地方逕過約有三百餘里在

推河一帶此地原係喀爾喀者其厄魯特係安插於彼又穿走喀爾喀部落地方逕過約有四五百里此外儘邊之處則係大兵駐劄此兵包護於外甚有關係若無此兵包護則喀爾喀素畏厄魯特旣恐力不能抗卽降來之厄魯特且恐心難全信臣看此兵在彼則內藩部落安穩外衛藩籬堅固此時彼處兵數多寡臣實不知第就形勢而言臣以爲或宜酌減不宜全撤但此兵若駐則爲時經久臣見彼時給兵之米食用雖能僅敷然人稍多者似覺微窘當時軍機旁午地遠米難籌酌不得

不爾今酌經久之道臣以爲似宜兵數量減米數

現今卽如是行

微增則遠戍之士愈感

皇仁倍加踴躍又彼時折給買羊之價亦微似不敷臣

旣有所見不敢隱諱又彼地所種之麥亦給與兵

丁軍前雖有西洋磨但人多磨少殊覺未便若遣

此策向未思及所奏甚是

內地匠人到彼造水磨數盤磨麵食用於兵有益

彼處松木頗有流水湍激安造亦易爲力又彼地

一切牛羊等物皆取資於喀爾喀部落管兵之官

必留心綏輯使主客相安始是經久之計我

皇上聖神文武萬里之外

睿照靡遺經理悉當況此時一切調辦臣實又未聞知
何敢以愚昧之言上瀆
天聽但茲當撤留之時事有關係臣受
恩深重稍有寸知犬馬之忱不能自已謹冒昧繕摺奏
聞越職妄陳臣臨摺不勝戰慄之至謹
奏
覽奏足見忠君愛國之誠朕實嘉之爲此一事與在廷
諸臣幾經籌畫盡數撤回即同爾論斷乎不可假若長
遠駐防滿兵孤懸數千里外歲月積久習成蒙古風俗
亦屬無益況塞外苦寒兵情不無畏怯再四計議究不

出

聖祖從前方畧輪流換班以均勞逸今議定將士默特兵
移駐二千於彼令其攜帶眷屬仍照蒙古習俗隨地住
牧復派遣八旗滿漢兵三千名四年一更統聽將軍管
轄駐劄於現修城處自京赴彼之官兵朕重加賞賚令
各敷用悉皆踴躍歡呼已於四月內起行矣北路辦理
大率如此策妄阿喇蒲坦狡詐性成何可憑信防禦之
道朕豈肯稍忽至於西路約於布隆吉地方駐兵五千
新設兩鎮沿邊布置以為接應兵數尚未確定哈密駐
兵數百與否亦在未定土魯番則賜還與伊巴里坤士

卒逐漸撤退大抵策妄之事可以善結而備禦之謀不
容一時疎懈也朕斷不萌好大喜功之念總仰恃
上蒼鑒祐并
聖祖在天之靈默示神機以為進止且此等大事亦惟克
盡人事以俟之耳曷敢預執成見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懇
聖恩請留賢員事竊查貴州安順一府仲苗最多知府
一官實為緊要即才具操守頗好而苗情未熟於
地方尚不能切實有益現任知府何經文係蒙

聖恩特擢之員才守俱好熟諳苗情一切辦理皆合事
勢臣等於其知縣任內大計列爲附薦近荷
皇上特恩准爲卓異現在領咨引
見查卓異之員例皆遷轉臣從地方得人起見仰懇
聖恩將何經文仍
賜留安順倘應遷轉乞與以加銜庶苗疆得一熟諳之
員地方受益爲此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知道了何經文自必仍留原任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貴州都勻府所屬地方有李美李秀兄弟二人積年勾串爲護送川販之事地方官屢拏未獲臣細思捕之不急則終然漏網捕之太急恐遠颺無蹤因委定廣協守備趙文英令其招諭二人自行投出查捕拐販以贖前罪今據稟李美李秀已自行投出情願查拏拐販贖罪臣隨飭趙文英加意經管勿致脫走俾查拏拐販自贖若果能多獲拐販臣請寬其罪儻屬虛言臣令將二人解來仍

行懲治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此舉甚是可謂情法兼備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欽奉到奉
旨發還雲南巡撫楊名時恭請
聖安一摺臣已遵照交還楊名時伊不勝悚懼又荷
聖恩賜以端陽藥錠一匣楊名時叩頭祇領後屢欲臣

將伊中心不安口奏謝
恩之處具摺
奏達臣堅拒不應所有拒却情節臣繕摺奏
聞謹
奏
楊名時撫滇以來聲名頗好但前者朕降旨停其摺奏
伊竝不認過求請未免有悻悻自恃之心故令其窘急
慚恧庶或自反非別有譴責也密之
聞謹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

聞事竊臣奏摺內欽奉

硃批毛文銓心行似少誠實調伊來京面加審視石禮

哈雖係少年朕謂大有可觀爾意以爲何如欽此臣

才識庸淺尤短於知人恭承

天語下詢不勝祗懼惟有就臣愚昧所見據實奏

儘堪敷用　僅通大義

聞臣看得毛文銓才具平常於文義亦不甚通徹近辦

庸則不然過於積年老練不肯竭力奉公耳

理巡撫事務以來愈覺其庸石禮哈辦事敏捷才

獎許石禮哈處似覺涉於迎合朕意

具甚優雖所料理間有欲速不爲經久之慮乃少

但恐少年孟浪多致失誤

年氣銳加以涉歷自然愈進是一明敏有才之人

皇上聖鑒甚明臣從前六年之前曾一見即深喜其才近聞其在威寧有二事臣於其心跡之間不無少疑昨者威寧府知府姚謙將欲離任因其不在地方濫取商民有一二千人攀留石禮哈延姚謙入署取到任以來摺稿令看云非我奏你後又以千金與之奉

少不更事者每犯此病凡百悉當如此實奏

旨之事此處如何討好又雍正三年正月內該鎮拔補右營把總係以兵丁胡朝相之名考驗近訪係以帶來長隨頂補臣謹據實奏

聞謹

奏

石禮哈急公效力之心甚切且遇事亦能幹濟其才其志實有可取然尚欠歷練今若大用恐非其福所以朕命張謙來撫黔省向聞張謙有書生習氣猶慮偏於迂儒及召至京見其度宇剛方心胸明白洵乃有用之才也殊與黔地相宜毛文銓人忠厚事體熟諳然未見朕以前不出中下之品若經召對能洞悉朕意所向則可以稱封疆之任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將坐落陸涼州臣標後營廢棄之馬廠築壩
開閘開墾爲田以所收租粒貯之營中義倉備濟
兵食臣業經具摺
奏明以其地窪下夏秋水漲易淹臣令改種麥子今
年已收租麥二千石陸續運貯義倉又右營亦有
一廢棄小廠坐落嵩明州可墾之地無幾臣亦招
佃種麥今亦收得租麥三十八石併貯義倉又臣
標向有沿昆明池一帶草廠淤出之地百姓承種
納租米於各營以養廢退無子之老兵名曰老丁
田每年共納租米四百二十三石因年深日久無

人細查其傍陸續淤出者皆爲佃丁隱占而收租之兵貪其小利亦爲掩飾臣委中軍副將會同昆明縣逐一踏查共查出田地一千六百餘畝增出租米三百七十一石亦併俟秋成收租歸入義倉將月給老兵之米數稍爲加豐有餘之米亦存備濟兵食臣查三處之田其昆明嵩明二處已皆一定但爲田無幾所出有限惟陸涼一處地方甚大若盡成田實可足省城八營之儲備臣料理兩年前年爲水所淹今年雖獲麥二千石然其土堅實止可墾數分中一分近委阿迷州知州元展成復

行細查據稟其中窪下之地盡應種麥亦有高處若築小圍儘可種稻現今其旁民田種稻者止築三四尺高小圍遇水俱各無損卽其明驗但其宣洩之處尚須建一大閘三小閘等語然千聞不如一見陸涼州離省不遠臣擬親往彼地相度種麥種稻之處及籌酌宣洩導注之法趁此水發之際水路分明高下易見庶可酌定畫一之方以爲永遠之利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欲爲一勞永逸之事何可惜費類斯與兵民興利之舉
若汝力有未逮據實奏知以便朕酌量賞助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欽奉

上諭

諭臣及貴州巡撫毛文銓提督趙坤以治苗之方又

諭貴州各項贏餘通行合計分給各官養廉以省派累

欽此所有治苗之處臣等欽遵料理外其通行會

計一事臣隨令司道徹底清查通盤酌計臣再與

撫臣會同酌定具摺奏

聞并敬將

上諭各恭謄一道送交毛文銓趙坤領遵在案近巡撫

毛文銓奉

旨令其

陛見臣又將

上諭恭謄送交署撫臣石禮哈一體欽遵辦理會同查

酌去後茲據布政使劉師恕詳查又經署撫臣石

禮哈酌定開單會

奏到臣臣思此事係定一省經費欲使民免派累官

獲養廉必籌經久無弊方可永遠照行若有未協
不但將來難行且恐除累反致有累不得不詳細
商酌以求無弊今細查來單所開款項有應再加
斟酌之處臣已詳註單內商之署撫臣石禮哈及
藩司劉師恕酌查俟覆到畫一臣即具摺詳
奏雖稍遲一兩月庶可妥協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只要終歸於妥便遲一兩年何妨
聞謹
奏
知道了此非朕深知灼見確然一定之事也其中若有
窒礙難行處毋得強為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雲南曲靖府及南寧等州縣所屬沿紅花海
一帶地方原係近水窪下之地居民開墾成田於
五月十八九等日大雨起蛟山水陡發據南寧縣
霑益州詳報所屬之各村民舍田地被淹臣即發
據各省奏報皆有類此一兩處水患
銀委員淸查給恤及修理圩埂之處臣已具摺
奏明後續據平夷縣報稱所屬海馬鄉田畝廬舍被
淹陸涼州亦報所屬之東門等三十村田畝被淹
又曲靖府報府屬越州鄉之蔡家衛吳官衛二村

蕎麥地於六月初四日被氷雹打壞臣隨委員一
併查恤踏看其被水之處已經撫臣楊名時繕疏
題報其成災分數容臣等勘確續
題臣查此被水及雹傷地方雖係府州縣五處實係
延袤百餘里一區五處交錯分管目今雲南通省
栽插廣遍稻禾極茂近覺雨水稍多雖現在無妨
然得連晴十餘日則成實分數更好再各屬之中
俱大雨霑足獨祿豐縣及練象鄉亢旱方圓四十
里內無雨稻秧不能插種昨於六月初練象鄉已
經得雨雖插秧頗晚尚可望五六分收成惟祿豐

縣之二十里內雖亦有雨田中不能積水其地係
山坡之田臣已遣員諭令百姓改種蕎麥以望有
秋所有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雨水情形知道了今歲直省禾稼除被淹外荷蒙
上蒼垂祐大抵秋收俱屬可慶
同日又
奏為恭請
陛見敬聆

聖訓事竊臣受
恩深重效職巖疆自
皇上御極以來臣尚未獲瞻仰
天顏面聆
聖訓依戀之私時刻難安且萬里邊境苗猓環居一切
控制料理之宜必得仰蒙
天恩訓誨指示臣方可欽奉遵循冀免隕越伏祈
皇上俯鑒微臣犬馬寸心
允臣於提臣郝玉麟帶兵入口之後起身赴京
陛見不勝欣幸臣無任瞻依冀望之至為此繕摺請

旨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卿一切辦理事務深合朕意朕實嘉之來京面見亦無
可訓諭處滇省道路遥遠邊圉任重僕僕往來殊屬無
益況卿年未老我君臣相見正自有日俟朕將天下督
撫咸斟酌允當文武官弁以及軍民人等皆曉然洞悉
朕意之後行將有旨召卿也今封疆諸臣中應面加教
誨者尚不一其人卿且佇候

雍正三年九月初九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覽卿奏摺知日前偶染瘧疾邇來諒已全愈
矣茲因閩地緊要整飭不得其人調卿前往督理已命
伊都立來滇接替復慮地方情形伊都立不逮楊名時
熟諳欲行更易尚未宣旨暫且勿聞於人齎摺人回卿
若尚未離滇不妨密告楊名時知之至於卿身縱經痊
愈仍應攝養萬不可力疾而行況閩督印務已有宜兆
熊代署雖躭延數時亦不致有所貽誤也
諭雲貴總督高其倬知悉李衞石禮哈互相密參之摺

發來爾看人心如此眞堪發一大笑二人皆具可用材
器感激出於眞誠圖報實屬懇切且操守俱清才猷皆
敏但嫌過於勇果謬誤多端都緣尚氣恃才矜己傲物
之心使然耳卽如李衛朕經再四嚴加教誡總不肯改
行易慮一惟偏執己見其意葢謂身無貪婪敗檢之疵
何惜物議所以全不自反第稱被人屈陷急欲辯明石
禮哈秉性與之相同若欲推求二人之過又實具一片
公忠兼其敢言不諱鋒利英銳之氣亦不易得朕於此
殊難持定鈞衡所以與爾商酌李衛經管鹽銅之事若
可卸責別員料理就緒朕觀伊情性頗不宜於邊方欲

試用近省撫任以策後效至於黔撫一缺俟毛文銓到
京陛見其人果妥不必言矣但以向日所聞伊之聲名
與近日撫黔之後一切章奏觀之非致身為國人也朕
甚不取貴州吏治敝壞日久非才長而激切奉公者弗
克勝任石禮哈雖年少稍覺輕躁然果敢可嘉欲命伊
撫治其地整頓委靡復慮伊振作過當不能收功則貽
害匪淺為此猶豫莫決亦與爾酌計爾意以為宜否
朕前降旨教訓李衞伊有回奏之摺并發來爾看試評
論二人優劣究竟如何暨朕一切所問悉秉公據實縷
毫毋隱速行奏覆朕以便決定去留縱或與爾身干涉

之事亦不可稍有回護直言剖悉以聞
若止據彼此互揭之詞以定斯案則二人不但不可委
用實亦難留於人世矣豈非大笑談乎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

聞事竊臣欽奉到

皇上硃筆諭旨一道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睿鑒所照物無遁情惜才

聖心獨超千古臣遵將

發下李衛石禮哈互相密叅之摺詳細閱看詞多過甚
且不實在尤甚者一則追數其既往一則逆料其
將來皆係挾私糚點冀聳
天聽實非公論蓋因二人皆性急量狹彼此原有忌才
之心兩不相下又兩地來往之人遂迎合撥唆傳
爲彼此訕罵漸成嫌隙以致相讐李衛石禮哈忍
以一己之私嫌小憤瀆煩
睿懷二人之罪實不可逭
皇上俯念其才皆可用不加嚴譴不但二人應且感且
愧即臣跪讀再四不覺感激涕零至棠

聖諭令臣評論二人優劣如何之處據臣所見二人才皆有餘倚之辦事皆係美才若云純正臣不敢許李衛在雲南鹽政煥然一新一切盡力料理石禮哈署貴州巡撫以來實力振作毫不因循就此而論二人所爲臣以爲實皆可取但就其才氣之中細求其稍不足處若當大事李衛失之疎脫石禮哈失之輕易恐至志得意滿皆不免驕盈之病至李衛所辦雲南鹽銅之事規模已屬小定雖後來之人恐難企及然大槩亦可守其成規雲南鹽銅可不需李衛料理至石禮哈目下貴州得之甚好

實能振作比毛文銓頗優所稍可慮者惟恐氣銳
更張太過看事太易苗猓之地或有孟浪之失臣
謹就愚昧所見據實直陳恐多未當不勝祇懼伏
乞
睿鑒再臣有奏
聞者臣於八月二十五日接到
諭旨正在繕摺間於二十八日忽渾身壯熱兩眼視物
迷離至初六日現成瘧症雖目下比前心內稍清
無如手顫不能成書今此事蒙
天語垂問復令臣速行

奏覆事關緊要不容遲緩只得令臣姪高定勳代寫
臣必不令其一毫漏洩謹將情節據實奏
聞謹
奏
所論公當可嘉之至與朕意若合符節自時加訓誨而
用之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欽奉
發與臣看

御批敎訓李衛一摺臣再四跪讀仰見我
皇上成就人才至意有加無已
御批訓飭之
諭處處皆切中李衛之病其一切謬見俱在
聖明洞鑒之中李衛若能將
皇上指訓之處夙夜敬遵一悛改則性情見解自與
前不同卽可成有用之才必不似目下有才未純
失於矜恃也爲此謹
奏
朕雖有意成就要看伊之福量何如耳

同日又

奏為奏

聞雲貴秋成分數事竊雲南今歲四月盡間連得大雨
高下稻田俱得栽插五月盡間因雨太多以致發
水曲靖府屬之霑益南寧陸涼平夷一帶被淹臣
隨委員查賑已經摺
奏并會同撫臣楊名時
題報在案又於七月中旬陰雨連綿大理府屬之鄧
川州臨安府屬之建水州山溪並漲漫堤而出沿
河村屯田禾房屋被水衝淹臣遴員照前查賑亦

經會疏
題報在案此外尚有雲南府屬之安寧昆陽大理府屬之浪穹等處村屯亦有被水淹沒田禾五六十畝至七八十畝及未被水田禾亦傷雨多結實少歉自八月以來晴霽一月有餘今各處田禾陸續收割約有六七分收成亦有數處八九分者雲南高田極多低田甚少今年高田得種所收已多以此合算有七分年成目下貴州今歲有九分年成

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覽滇黔收成分數朕懷深慰

同日又

奏爲遵

旨查奏事竊臣前欽奉到

硃筆諭旨一道內制馭苗民之處臣謹欽奉遵行辦理

外其黔省大小各員養廉一事臣跪讀

聖諭遵卽敬錄二道專差齎交撫臣毛文銓提臣趙坤

欽遵會查外并行貴州布按二司及各鎮協營將

各處稅銀羨餘文武各官官莊所收米糧通省錢

糧羨餘暨一切贏餘數目逐一據實查報去後續
因撫臣毛文銓奉
旨陛見臣遵將前奉
上諭敬錄一通復齎交署撫臣石禮哈會同查商辦理
在案茲據貴州布政使劉師恕等會同查報前來
經臣與署撫臣石禮哈再加酌核查得黔省各屬
稅羨一項每年共銀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四兩零
又通省地丁錢糧耗羨一項每年共銀一萬七百
九十二兩零又通省額徵秋糧耗米一項共折銀
九千一百二十三兩零又黔省武員官莊併文員

額徵官莊學租以及額外官莊所收租米一項共
折銀二千四百七十九兩零又黔省文職俸工前
因軍需懸項除教雜等職不捐外其餘俱係捐補
軍需今已補完除教雜等職並各衙門各役工食
仍照數實給外其府廳州縣既經分給養廉所有
俸銀共六三千六百四十兩查黔省盈餘不多若將
此項除出則分給各員爲數不敷亦應坐存算入
養廉數內以上五項共銀五萬九千二百零八兩
臣會同署撫臣石禮哈詳細商酌每年議給巡撫
衙門養廉銀八千五百兩學政衙門養廉銀二千

兩布政司四千五百兩按察司三千兩貴東道二千兩貴西道一千八百兩至各府廳州縣分別衝僻繁簡貴陽府一千三百兩鎭遠安順威寧三府各一千二百兩平越黎平都匀三府各一千兩思南思州石阡銅仁四府各八百兩貴陽府同知南籠通判各五百兩正大營同知貴陽府通判各四百兩威寧府通判三百兩貴筑縣七百兩定番廣順麻哈獨山大定平遠黔西鎭寧永寧普安十州各六百兩黃平州五百兩開州四百兩普定鎭遠永寧畢節四縣各五百兩貴定龍里修文普安安

南安平清鎮平越湄潭餘慶甕安都勻清平施秉
安化印江婺川龍泉銅仁永從二十縣各四百兩
共分給養廉銀五萬二千三百兩餘銀六千九百
零八兩再除黔省每年奏銷飯錢馬塘津貼賞兵
等項額需銀四千八百一十八兩外尚餘銀二千
九十兩存貯司庫以備添科場及賞有功兵役效
力苗猓之用所有扣算充公分給養廉即於雍正
三年七月初一日爲始其各處稅銀署撫臣石禮
哈現在委員就近監收羨餘歸公錢糧火耗一例
提解耗米租米俟秋成上倉後酌令變價解貯分

給此係臣等就愚昧之見商酌料理恐未允協謹
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黔省情形朕雖未身經目歷然覽所酌議處情通理順
似屬允協應照此行
再諭雲貴總督高其倬黔撫一缺試就石禮哈毛文銓
二人而論孰爲相宜石禮哈果敢任事報效情殷毛文
銓輿論既不一而陳奏詞語每欠爽直所以調來審視

今到京尚未暇多見觀其大概甚屬歷練但恐涉於狡猾不肯勇往向前然其心胸明白亦係可用之才據爾所見纖毫毋隱速奏以聞石禮哈惟恐年少有孟浪之失所以朕意遲疑不決耳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奉到

硃筆諭旨一道伏查毛文銓石禮哈二人臣於前次奏

到

聖諭業經就臣愚昧具摺詳

奏臣看毛文銓做外官最久見事頗多實爲歷練但
當大事卽稍覺擘劃不開才具似覺微平石禮哈
有才而氣銳尚欠歷練若遇應勇往直前之事其
鋒銳之氣可用若遇應審慎持重之事其孟浪之
失亦多乞
皇上訓誨長養而用之臣愚昧之見如此謹繕摺據實
奏
聞謹
奏

覽

諭雲貴總督高其倬知悉原任永從縣令楊秉乾因揀
選科員於進呈履歷時條奏古州八萬之事朕觀所論
似屬有理續據石禮哈又奏招撫之策今并發爾詳加
斟酌如事在應行作爾意見具疏題請候朕裁定觀石
禮哈奏摺條分縷析頗屬周詳但內稱將來必欲歸入
版圖先調兵駐防堵截前後去路并禁通鹽貨斷絕必
需之物措置停妥即一面宣布威德俾其知所懷畏倘
一二年後不受招撫則調集四路兵丁搗其巢穴云云
之論朕殊不以爲然今石禮哈既興此念且已形諸奏
牘設或洩露風聲令苗衆聞之恐此地安設未畢而彼

苗先生疑懼激出事端亦未可定不熟計萬全而輕率
行之可乎果若改設鎭標增添士卒則湖南之靖州天
柱等州縣俱當歸幷黔屬爲便諸如此等機宜悉當逐
一籌畫妥確徐徐具奏以聞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欽奉到
硃筆諭旨一道幷
發下石禮哈楊秉乾奏摺二件臣跪讀
聖諭再四尋繹又詳看二摺內所陳情由仰見我

皇上聖神天縱萬里之外洞照無遺
指訓之方精詳周備臣竊謂黎平及古州之事楊秉乾
所陳得其梗槩尚未詳備石禮哈所言實爲詳明
稍欠妥酌蓋古州八萬其地不小其人甚衆目前
固不宜忽略不思籌防然亦不宜輕躁驟言攻取
若斷其鹽貨必致激之生變至搗巢覆穴策非萬
全況現今黎平及改歸之地方尚未整頓何暇言
及外地生苗臣以爲古州八萬只宜時時訪探情
形密加防範令入版圖之策且作緩圖先將黎平
五開銅鼓等處選擇文武賢員加意料理俟有頭

緒再將附近內古州週圍之生苗而實非內古州之所管者相機化誨此苗馴服歸心則內古州勢孤黨弱自生畏服之心然後從容圖度惟漸加化導不驟斷鹽貨惟控扼形勢不竟示兵威地方文武能就其情勢揆合機宜如此行之雖不必有期效旦夕之心然數年之間臣可保其必漸有成功若忽略近地希圖遠功不但無益且恐有損至添兵設鎮一節石禮哈楊秉乾所言皆是黎平一協所設額兵僅六百二十名數原太少所以從前提鎮屢屢請增且從前控制古州八萬之責湖南與

貴州分任今又全歸貴州黎平孤懸東隅勢非添兵設鎮不足以資彈壓署撫臣石禮哈請設一鎮增標兵之額爲三千名臣就事勢斟酌似應設一鎮標下分三營每營各設額兵七百名共二千一百名又都勻營係古州入萬後路現兵單弱亦應如署撫臣石禮哈所請添增二百名其叅將不必改設副將查現在黎平協兵丁六百二十名貴州通省細加籌計惟思南地方通府無苗石阡地小安靜無事請於思南營兵裁調三百五十名石阡營兵裁調一百三十名共四百八十名移於黎平

總計添設黎平都匀二處尚共不敷兵一千二百
名貴州別營遍加籌計實皆再難酌裁應請另爲
招募至黎平官弁應裁去副將一員將大定裁去
總兵之額改設於黎平其三營遊擊三員守備三
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查思南營旣裁去額兵
三百五十名止應留守備一員其思南營叅將應
裁去改爲遊擊一員再減去千總一員把總二員
皆移於黎平其石阡營亦應減去千總一員把總
一員移於黎平以上除黎平原有守備一員千總
二員把總四員尚應於黎平添遊擊二員守備一

員千總二員把總五員倘蒙
允准改鎮則湖南之靖州及天柱縣應遵照
聖諭亦應改隸黎平方爲妥協蓋五開銅鼓旣經歸黔
則古州八萬一區貴州之府州縣已周環其三面
若靖州天柱縣不歸黔省則東北一角尚缺將來
未免呼應不靈防範難周應請改屬黔省其靖五
一協亦應改隸於黔至黎平若行設鎮請將鎮遠
定廣靖五三協平越都勻黃施三營俱歸該鎮管
轄庶呼吸相通調度無誤其黎平應添營汛查毛
坪爲水陸咽喉應分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

員把總二員兵四百名駐防其地外古州曹滴寨麻地方最爲緊要應分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五百名駐防其地永從縣應分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添兵一百名合之原設兵一百名及西山汛兵一百名共三百名聯絡彈壓其五開銅鼓二衛原係靖五協所轄倘蒙將靖州天柱縣歸黔應歸靖五協分兵防汛倘有不敷請再將鎮兵酌量分添其各小塘汛俟設鎮之後酌宜安設五開銅鼓衛皆應改衛爲縣又黎平府所屬共吏目六員從前分設尚未得宜如潭溪洪州二

夫司各設吏目一員於事勢爲宜其湖耳赤溪亦
係二大司乃不設一吏目中林亮寨古州三司亦
無吏目而歐陽八州龍里新化四司地方旣小又
接連一處而各設一吏目似屬冗多應請將歐陽
司吏目改令兼管八州新化二司龍里司吏目改
令兼管中林亮寨二司八州司吏目改令管理湖
耳司新化司吏目改令管理赤溪司似屬妥協而
籌劑黎平尤爲緊要者在急去不肖之文武員弁
選用廉能老成之人方能使內地漸有起色生苗
目就馴服臣查現在黎平副將李梅雖履任未久

實庸劣無能黎平要地斷難姑留臣之所知者現
在定廣協副將劉業浚才守俱好頗悉苗情請將
劉業浚調補黎平副將於營伍地方有裨再臣恭
繹
硃諭恐此地安設未畢而彼苗先生疑懼激出事端亦
未可定
聖慮深遠無微不至實不得不慮者以臣愚見倘蒙
允准改鎮懇乞
皇上即以劉業浚試用一則情形熟悉必能料理安輯
不致生苗疑畏再則官不換人泯然無迹似亦消

弭事端之一法其新調黎平知府馬駿人有操守
於彼地形勢亦頗熟悉似可料理至將來文員改
添知縣武員添設將備皆須得人方能辦理臣之
所知貴州文員中正大營同知馮光裕操持謹飭
人亦明白銅仁縣知縣牛天申明敏有才武員中
撫標遊擊趙文英熟於苗情辦事敏捷鎮遠協遊
擊韓勳爲人端謹顧惜顏面皆可備
聖鑒簡擇若文武悉人地相宜同心竭力料理整飭不
但黎平日見整頓卽古州必漸就歸服矣謹就臣
愚昧之見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覽奏俱悉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雲貴總督今調補浙閩
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土司奪占民田流官串合賄斷情節事竊查雲南姚
安府大姚縣所屬有苴却十馬地方四週三百餘
里民戶極多土田饒衍現今姚安府土同知高厚

德之祖高奇映爲吳逆川東道時始行侵占至高
厚德又賄囑流官將地方斷歸伊管錢糧斷令伊
徵於康熙四十七年以進京費用爲名派苴却十
馬銀五千兩民不能措遂捏寫賣契令土目帶衆
持械壓民照寫各民畏威吞聲寫給乃於各村安
設土巡檢一員名曰經管地方實係暗察各民財
產子女任意取携派累百端尤堪髮指者流官即
爲鈐蓋印信土官遂爾稱爲血產而前署大姚令
陸應機且代爲設謀將錢糧巧行合柱前迤西道
畢忠吉又賺民存案將憑據竟付火焚後經前任

督臣郭瑮知其誣抑斷歸民里接任督臣蔣陳錫
復斷與土司臣到任之後察訪得實又查賦役册
案確係大姚民地遂斷令永歸民里復令勒石以
杜翻案之弊旋據土同知高厚德詳稱苴却十馬
內尚有六十五莊係伊養廉血產不應歸之大姚
又據尼楚珍等控稱此六十五莊盡係民田被土
司霸占臣隨批令姚安府知府盧兆鵬詳行查審
未經審明該府丁艱又委姚安府知府今調永昌
府知府李孔嘉永昌府同知蔣天麟等會審詎該
府該同知受土官之賄斷出十莊歸之百姓餘者

仍歸土司臣隨另行遴委楚雄府知府李玉鉉姚安府知府楊輝祖等前至苴却十馬適中之處秉公確勘詳審茲據審報前來底裏盡出高厚德之土司養廉田土盡在金沙江南苴却十馬及六十五莊盡在金沙江北不但苴却十馬之地悉係土司硬占前官賄斷即此六十五莊亦無一非土司借端強霸硬典硬贖者證據確鑿雖土司世僕亦盡吐實情又據自首出歷年隱占之田尚有三十七莊據高厚德稱係明末尼效叛產歸於伊家據里民夏文烈等呈稱悉係高厚德占去之民產又

據高厚德供出知府盧兆鵬曾受賄七百兩李孔
嘉曾受賄一千七百兩同知蔣天麟曾受賄六百
兩又據知府楊輝祖揭報高厚德行賄銀三千一
百兩先交銀二千兩求楊輝祖照拂審案各等情
除後供出之三十七莊是否民田或係叛產臣行
令再行確查外似此流土串通一氣舞弊殃民宜
加嚴懲以警官邪又據司道等揭參前來臣不敢
以離任在邇即行寬假謹另行繕疏
題參請
旨革職發審外所有情節謹具摺奏

聞再臣堂兄刑部侍郎高其佩曾任姚州知州亦為地
方不法之事曾行詳揭今高厚德揚言謂臣此舉
挾怨報復臣雖不肖仰蒙
聖恩畀以兩省重任斷不敢以
國家法紀快一己之讐何況宗族之怨臣若避嫌縮
手寬縱此事即上負
天恩有乖職守但既有此情節亦何敢隱默理合一并
奏
聞謹
奏

如此方合大臣之體朕甚嘉之土司奪占民田及賄斷情節知道了具題到日有旨

奏爲奏

聞閩省情形事竊臣於本年六月十一日至杭州看浙江巡撫李衞處所有福建省門報及詢問屬員并自福建來之行旅謹將所得情形備細奏

聞福建自來人稠地狹食米不敷各府鄉僻之處民人多食薯蕷竟以之充數月之糧去歲福興泉漳四府秋收甚歉延建汀邵四府之秋收亦歉廣東潮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州府向爲漳泉所仰資者其秋收更歉於福省又
因本年四月雨多薯蕷被傷所插早稻之秧亦損
重行補種望收更遲五月間漳泉興三府之米每
石價至三兩福州府之米每石價至一兩八九錢
延建汀邵四府米價亦昂五月初十日福州府閩
縣知縣因米貴前往南臺地方查米有興化府民
人自南臺買米搬往興化南臺之人不容搬去知
縣斷令零星買數斗者許其搬往南臺之人以本
處之米愈搬愈貴遂爾紛鬨扯碎知縣轎衣并拆
中亭保長王仲濟之房姦惡之徒乘勢遂搶米店

以致城內城外各鋪聞風俱關巡撫毛文銓遣員
持令箭四出諭禁十一日有千餘人環巡撫轅門
吽喊推倒柵欄打破巡捕官之轎巡撫毛文銓令
拏首惡隨獲張長等一十七人各加重責欲行枷
所奏情節前此朕已知悉
斃因衆保長百姓跪求且願永行拘管免其枷斃
又拏搶米之犯陳清王端重責永遠枷號將軍宜
兆熊親身及遣員曉諭又遣旗下官兵照護巡警
臣看此事民因米貴輒敢恃衆辱官搶米并抗巡
已有旨矣可謂與朕意不約而同
撫漸不可長斷宜嚴治毛文銓之拏處宜兆熊之
猶以爲未合　更不
護持料理皆合所未盡者處之於事後不若弭之

待言矣

於事前去歲一見歉收應預籌米糧今年見價頓長應稍行添糶早行預備迎機先發則姦民雖欲借端何辭鼓衆此事毛文銓未能先事預籌相機

朕甚輕宜兆熊此舉揆其意尚不爲卸擔而然惟恐人

添糶宜兆熊未見臣赴任諭帖於四月即將印送

論伊不捨此印之私鄙心耳

向浙江未加籌濟早卸擔承俱爲未是又門報內又開四月二十七日邵武府建寧縣百姓聚衆罷市逼知縣停碾減糶五月初二日汀州百姓因米貴鹽貴共罵趕知府何國棟搶其鹽船五月十二日汀州府上杭縣百姓因米貴搶奪又汀州府永定縣百姓搶米知縣諭禁即向知縣借米知縣不

允卽羣奔縣倉守備把住倉門遂傷殺守備知縣

此事朕殊未聞

服毒身故現今福建八府所屬州縣俱在在米貴
民情未安五月未係早稻吐穗之時又未得足雨
臣到杭州原欲將兩處海塘并浙江各樣事體情
形逐一與撫臣李衛詳細面商一番然後往閩但
目今閩省情形如此況向來其地民情好事臣應

甚是

急速前往料理浙江之事臣看李衛比在雲南更
能和平此是其能仰遵

若能如此更加以愼密精細乃全才也

聖訓化其氣質可以放心臣止與李衛將緊要事勢稍
爲面商卽前赴閩省閩省之事容臣查確料理總

之惡習不可不懲民饑不可不濟一面查處姦民猶在其次
最爲要務
一面籌平米價至於民鬧之處其府縣查有不肖
者若卽
所見甚是據情而論官豈欲民鬧耶亦何罪之有
題參恐長刁風臣意欲畧緩以他事參治之而最要
者莫過於儲積目下旣需糶濟將來更宜有備臣
朕正爲此懷疑閩省果有如許積貯毛文銓何故惶遽
查福建通省各項倉穀共一百五十餘萬石數不
失措至於斯極倉穀虛懸不問可知矣諒爾亦因思及
爲少其積貯皆實與否臣尚未確知但目下處處
於此方始預籌採買之舉也
平糶勢必漸糶漸少卽以福州府一處言之倉穀
三十萬石可得米一十五萬石福州府每日需米
三千石一月計需米九萬石倉中全穀不足兩月

之用況又已平糶甚多更覺歉少泉州與化人民
需食與福州畧同漳州人民比福州更多而此三
府倉穀皆少於福州且又皆有動糶眼前之平糶
既不可止秋後之豐歉尚未可知不得不急急籌
籌計甚屬合宜朕因顧慮閩廣情形於半月前業經降
度以備接濟所有臣借運浙省之穀請買山東江
旨命九卿詳議長久之策覽奏曷勝愉愜
北之麥之處謹冒昧另摺具
奏伏乞
睿鑒除到閩相度情形應作何料理臣再行具
奏外臣謹將所聞情節及赴閩之處繕摺奏
聞謹

奏

可嘉之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借撥浙穀請於山東淮安買麥運閩接濟事竊照福

省現今米貴情形臣已另摺詳

奏查福建通省倉穀共一百五十萬石數不爲少今

經於各府州縣在在撥動平糶現存者少而福興

泉漳四府人衆食繁目下之平糶既不可止而將

來之秋收尚未可知若不急行預籌恐致臨時莫

措查浙江與閩接壤海運尤便從前曾運閩米濟
浙解價還閩有例可循臣與浙撫臣李衞熟商酌
撥温台二府倉穀七萬石委員運往閩省接濟其
海運水脚臣檄浙江布政司動借銀七千兩給發
事竣造報臣因閩省需米頗急謹一面撥運一面
奏
聞至倉穀之價俟温台秋成照時價由閩解還買補所
運之穀到閩若發平糶臣亦將糶價報部核查臣
更有請者閩省人衆食多此七萬石之穀僅可得
米三萬五千石恐仍不敷臣見今夏自直隸以至

江南二麥異常豐熟臣細詢浙省屬員之曾任閩
者皆言福興泉漳之人亦食二麥臣查山東及江
南之淮安所屬各州縣產麥最多其價亦賤且皆
濱海臣到閩時請動閩省鹽項公費銀兩委的當
之員至此二省購買二麥計所遣之員八月之初
可到二處八月之末麥完船齊正值北風初起揚
帆南向計日到閩以之接濟最爲捷速臣謹請
旨儻蒙
可嘉之至不允行此請更允行何事耶
允准乞
諭二省督撫轉飭驗明放行庶不致稽遲時日其一切

價值水脚及平糶之價臣詳明造册報部核查再閩省米貴應籌於江楚等省秋後購買前臣亦曾面
奏浙江撫臣李衛向臣面言伊因籌備浙江兼顧閩省已具
奏動銀十萬兩往四川買米又動銀在就近秋後買米就近所買之米足備浙閩歲內之用四川所買之米足備浙閩歲外之用等語臣是以且停籌買俟到閩親身相度情勢儻有更應添買之處臣再行詳細陳

奏謹先將借運浙穀及請
旨買麥之處繕摺奏
聞謹
奏

照所請隨已諭明各該督撫矣
諭浙閩總督高其倬頃福州姦民因米貴不容販糶竟
敢環聚巡撫衙門讙譁拆毀柵欄借求減價名色大肆
咆哮似此藐視官長目無法紀爲督撫者理應據實奏
明察捕渠魁置之重典以彰國法乃毛文銓拏獲十七
人枷責示衆旋卽釋放巡撫膺封疆重寄爲通省表率

被姦民覬若弁髦任意陵犯毛文銓遷巡畏縮如此處置罷輭無能何以示懲且若輩原以求減米價爲詞若嗣後米價仍復照舊不予平減則巡撫之令雖云寬縱猶謂能行於地方倘於此番喧鬨之後竟爲稍減而姦民又復寬縱不治是教之使鬨也刁風之滋長何有底止今將毛文銓原奏鈔發爾看其悉心籌酌如應重加整頓即正色執法徹底推究務令刁頑知警設此案業既完結不便更張將來一切處不可不時時留心約束再遇此等强悍不法之徒必痛加懲創以除惡習以靖地方特諭

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四年七月十三日奉到
皇上諭旨一道臣前在浙江途次已將所聞福建情形
具摺奏
聞及到閩省其諸事與前所
奏所聞皆符惟永定縣殺守備及知縣自盡一節實
無其事係是訛傳至省城姦民鬨鬧巡撫轅門一
節實因米價漸貴撫臣毛文銓持重不肯早糶後
雖發糶而米數不多姦民遂爾鬨鬧其意專在於

要多糶倉穀亦有減價之言毛文銓起初即行拏
懲甚是但不應遽免其枷號然責後已死三人尚
可使之稍畏至米價先是每斗一錢一分不應改
爲一錢臣正在繕摺具
奏欽蒙
毛文銓實係無能爲人也在閩備員而已倘或於爾有
上諭頒至此一節實欠風力誠如
掣肘處據實具奏以聞
聖諭且米價減糶太多乃福建省一大病福建近十餘
年來省城米價至賤皆賣一兩一二三錢不等賣
至一兩者極少而歷年督撫布政司圖悅衆口所
定之價多者一兩少者九錢二三分再去碾價只

有九錢八分及九錢之價存倉雖至豐年不能買
補是以有出無入雖稱不虧空其實虧空不能買
補此減價一節旣長刁風又虧積貯實爲不是至
姦民敢鬨巡撫不法已極臣一到閩省即思嚴拏
杖斃且爲首一十七人原單姓名具在按名鎖拏
其事甚易但臣細查彼時姦民鬨至轅門亂喊街
市之人皆在左右觀看及至要拏之時將備弁兵
未免慌張從內喊出拏人姦民聞聲早已先跑攙
入觀看人內不可復辨所拏之人多不係鬨轅兇
首處之不足懲姦而無干杖斃反啓衆人不服之

奏心臣故爾中止臣又訪聞彼日有一人打巡捕官
又有一人手揮蒲扇大叫巡撫毛文銓之名而罵
此二人皆實是兇首不在所拏之內臣暗暗查訪
畧有蹤跡但隔日久拏人最恐枉抑必俟訪確之
後嚴拏審明即行杖斃以懲刁風庶幾可以示警
容臣查確辦理具一摺請旨
是
奏嗣後時時事事留心一有此種姦民不拘省城外
府嚴查確拏爲首之人立時杖斃附從者嚴懲此
是閩省第一最要之著勸懲挽回之機全在於此
臣必仰遵

聖訓竭力爲之斷不敢使法弛民縱再臣雖到閩未久看其光景不但米貴鹽亦大貴不但民情不好紳士兵丁風習皆甚不好以至如臺灣如海洋如錢糧如獄訟各項種種以臣愚昧之見似皆未允帖

種種惡習敝政皆朕所深知者勉力爲之

頭緒甚多容臣一一隨辦隨

奏其中應請

旨者臣具摺恭請

聖訓遵行外謹先將姦民鬨鬧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同日又

奏爲酌量閩省情形請運江西穀石事竊照福建五六月間米價昂貴民食稍艱仰荷我

皇上特頒

上諭諭江西撫臣裴徕度將江西存倉之穀碾米十五萬石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如子閩省數千萬生靈咸在

覆載全活之中闔省人民感戴踴躍所有

奏謝情節臣等另行
奏達外臣查閩省今年四五月間雨水過多早稻已
插之秧俱多爛損重新再插有穀之家見此光景
顧慮缺乏不肯糶賣以致在在米貴民情惶惶及
到五月盡六月二十日以前又復缺雨早稻將秀
不得滋潤晚稻待種不能插蒔又通省倉穀大半
存價實貯者止有三四分眼前之平糶難停將來
之收成難望撫臣毛文銓是以摺請借運江西之
米今自六月二十日以後大雨滂沛到處霑足從
前竟有凶年光景今忽變而為豐年氣象各處早

稻現皆成熟俱有八分收成晚稻已種者禾苗茂盛未種者現在插秧泉漳二府以前每米一石賣至四兩及三兩九錢者今賣一兩七八九錢不等福州府每米一石賣至二兩及二兩以外者今舊米賣一兩八錢新米賣一兩五六錢延建邵汀四府米價亦俱減少人情大安省城平糶之米臣已令止糶此實我

皇上憂民之誠感召所致惟是閩省米少積貯為第一根本要務以前惟憂乏糶今則應籌實倉查通省倉穀為數不少皆能實貯何憂米貴今皆十之三

覽雨澤應時米價頓減朕懷深慰前於五月初間聞省光景即經有旨云爾一入境必蒙

上蒼昭示徵驗今果然矣期共勉之

四又復平糶且恐所存不實不容不急籌補足以
實根本除現在各處倉穀臣竭力徹底確查一一
核實嚴懲力補外臣就閩省情形熟籌所運江西
之米應請改運穀石方可久貯但查江西福建雖
係接壤中隔大山水陸相間輓運匪易若改爲穀
石則十五萬之米易而爲三十萬石之穀其事愈
難矣臣再四詢訪若將江西穀石用大船由長江
載至鎮江再到蘇州一帶用海船載至福建之福
興泉漳四府秋間北風起時半月可到似屬便捷
此米到時再并臣前

奏運温台倉穀七萬石皆以塡補福興泉漳四府之
倉其延建邵三府尚屬產米之處其倉穀可以本
地買補獨汀州一府旣產米頗少而海運不通稍
難籌畫容臣熟籌再行奏
聞以臣愚昧之見江西之米改爲穀石由長江運至江
爾此議甚是已有旨矣
南由江南之蘇州一帶出海運閩於閩省積貯有
益臣隨遣員持咨咨明江西撫臣其已經碾運之
米仍運到界上臣等接運入閩此項米石臣意卽
留貯邵武延平二府各倉以之給散兵米而二府
各州縣今年應徵之兵米改徵稻穀以補倉儲一

轉移間亦可補實積貯至江西省尚未碾運之米
暫停碾運已具摺請改運穀石俟奉
旨之時再欽遵奉行等因一面移咨外臣謹一面將備
細情節繕摺請
旨臣更有請者江南蘇松二府倉穀之多少臣不能知
若二處之穀稍多敢乞
聖恩若將江南蘇松之穀發三十萬或二十萬石由海
所事不必如是輾轉更易業經有旨飭諭江西巡撫將
已碾運之米如前直運閩省未碾運者改穀運至江南
運閩而以江西之穀一水運還江南之倉更為便
交爾等接運此外將蘇松米穀再備若干石接濟閩省
捷臣未知的確不敢妄請是否可行伏祈
之處現發廷臣會議覆到另有諭旨
睿鑒再臣前

奏請買山東江南之麥由海運閩今旣得江西之米
凡事悉當似此審愼斟酌不涉膠固朕甚嘉焉
穀而臣細查由海運麥稍難閩人食麥不多是臣
前所籌尚爲未當請停買運謹一併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
聞事竊臣欽奉

諭旨令臣看驗福建陸路提督吳陞之病臣一到福省
提督吳陞即欲勉强前來時正極暑與病人不宜
臣馳書止之隨聞其病甚臣又不能前去謹委漳
州府知府耿國祚漳州鎮左營遊擊張見龍同往
問病看視據稟提督吳陞比從前甚瘦不能跕立
飲食大減左目先前朦翳今右目亦不能見物等
語臣看得吳陞之病已深日漸衰羸雖居官素優
今力不從心提督職任緊要難以支持臣謹將實
在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提督吳陞患病已深知道了另有旨矣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仰懇

聖恩請調中軍副將事竊臣到福省查督標兵丁習氣頗驕一切操演止是故套臣思加以約束整頓中軍副將一官臣實資指臂之助現在中軍副將李惟揚人小心弓馬好但辦事遲鈍又奉

旨交臣帶來以副將用之康陵福建情形頗熟但係本土之人少存瞻顧之習以臣愚昧所見此二員於

中軍副將皆未相宜臣從浙江過時見嚴州協副
將李郡營伍井井人甚明白且曾久在福省兼任
臺灣各處情形頗熟臣從得人起見仰懇
聖恩請將李郡賞調臣標中軍副將即以李惟揚調補
嚴州協副將一轉移間臣實獲指臂之助為此繕
摺請
旨謹
奏
是日清晨朕降旨擢用李郡為總兵適於午間爾奏齎
到李郡原係出色好員但南贛緊要非伊不可爾標中

軍一缺如以康陵謂不甚相宜更於各協營搜訪俟得人時再行奏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詳記拏賊勞績拔補千把事竊查千把一官爲兵丁進身之階武途儲材之地頗關緊要遴選不可不加詳愼其漢仗弓馬辦事行走固所當論但臣思閩浙二省山海交錯盜賊甚多若以拏賊之勤怠爲拔補之憑據則各處弁兵必更加鼓厲緝捕愈勤臣已咨會兩省提鎭飭行各將備嗣後各營把

總兵丁有能實力擒拏賊盜者查明人數具文詳
報發臬司衙門如審係實盜臣即將本弁兵登簿
記明提鎮以及將備亦各立簿登記俟有千把缺
出即將拏賊弁兵送考擇其拏賊尤多弓馬嫺熟
盡心營伍者拔補千把庶各弁兵皆踴躍功名群
好
相奮勇勤於捕賊於地方有裨其現在各營千總
亦如此記明俟年滿之時亦以此考其勤惰分別
保送按事考勤似實而有據即保送之人亦難架
空庇徇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日前李衛亦有類斯一奏部議恐武弁因此樂於地方
多盜不允所請部議雖亦有理朕特命暫於浙省試行
今卿鼓舞兵弁之見與朕意同也此一事更有堪發笑
處偶示卿知兵部司官初定駁稿與尚書蔡珽看蔡珽
云當再斟酌妥議該司官竟不列伊銜名即送吏部會
題所以覆本進呈伊竝不知朕覽所列銜名獨無蔡珽
諭問其故方始察出現將司官議處豈非大笑談乎

同日又

聞
奏爲奏

聞事竊查地方風習爲第一緊要之事臣到閩未久雖
未詳知然看福省文官多要詞訟之錢且多懶緩
之習武員任用親友疎於防閑袒庇兵丁不敢管
束鄉紳士子好者固有然每多攬勢好利主持詞
訟之人是非議論多徇偏私兵丁技藝頗生習氣
驕縱水師提督藍廷珍做官操守固稍平常然操
練頗勤管束稍嚴郭𢢃等即思刼其衙門以圖報
復從前督標兵丁因催完所借庫銀即出城站隊
以挾總督雖老成歷練如提督吳陞於管兵亦頗
失之寬假通省兵氣在在皆驕至於各處之民習

尚狡詐動輒聚衆制官今年借米貴應糶爲詞鬨
鬧巡撫轅門其外府州縣恃衆抗官者甚多種種
風習皆爲不好臣仰承
聖訓亟思竭力挽回欲將文武屬員臣察其尤者即加
叅處俾衆知警然後加以教戒其紳士之內最有
品行者加以禮貌以示敬奬其不肖者先加戒勉
若仍不悛即行叅處以示創懲至於兵民之習非
僅僅教戒所可感化必先嚴加懲治示以禮法庶
可漸使斂戢知有綱紀但繩之太急亦恐滋事臣
不敢以急遽無序處之然亦斷不敢因循苟且使

之流而不返有負

皇上簡畀封疆至意所有閩省風習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伏祈

皇上教誨指示謹

奏

自卿蒞閩後朕不為海疆憂念矣此奏欣悅覽之在他人或慮其徒弄虛文而無實際在卿則確信言行之必相符也徐徐不間為之

同日又

奏為請開臺灣遏米之禁接濟泉漳民食事竊查閩

省泉漳二府向資臺灣之米以濟民食自朱一貴變後巡臺御史等恐其運出接濟洋盜又恐聽民搬運以致臺灣米價騰貴或生事端遂禁止臺米不許過海泉漳之民有米無米在所不顧殊不知臺灣地廣民間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爲自身食用亦圖賣出賺錢一行禁止則囤積之米廢爲無用旣大不便於臺民而又不便於泉漳之百姓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民亦勢不能不賣查禁雖嚴不過徒生官弁兵役索賄私放之弊臣愚以爲遏米

之禁似宜酌籌變通臣查開通臺米其益有四端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資藉不苦乏食二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之益則開田愈力三可免泉漳臺灣之民因米糧出入之故受措勒需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買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臣謹將應行開禁情節繕摺請

旨至開通米禁有須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慮其一恐泉漳之民任意搬買或致臺灣米貴查臺地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食嗣後應於冬成之時

詳細確查若臺灣豐熟即開米禁倘年成歉薄即
禁止販買雖年歲稍豐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臣
亦即隨時查禁必不敢疎忽滋事其一恐買米之
船接濟洋盜查海洋之中刦米爲盜者頗多買米
爲盜者實少閩地歷來諸臣旣於此鰓鰓過計臣
亦不敢不於此詳細周防嗣後泉漳之民過臺買
米者俱令於本地方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載往
某處販賣取具聯保詳報臣等衙門即飛行臺灣
及所賣之府縣兩處稽查如有不到即係偷賣必
嚴懲聯保究出本船之人盡法重處如此查防自

不致接濟洋盜臣謹再將備防情節一併奏
聞謹
奏

九卿確議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蘇祿國王進表效貢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臣據
晉江縣稟稱七月二十五日有蘇祿國貢船一隻
到晉江縣日湖港地方據蘇祿國進
貢正使龔廷彩稟稱彩原住泉州府城於康熙壬辰

年往呂宋國貿易不意本利耗蝕逗遛外國去歲
由呂宋到蘇祿蘇祿國王親諭以
聖明在上遠慕
德化欲圖進貢不識水路命子民同伊國臣阿石丹并
通事楊佩寧貢土產前來以子民爲嚮導給有番
銜照身令子民爲正貢并船上番人及小厮計十
一人唐人舵工水手三十一人帶有些少海參蚌
壳燕窩胡椒巴仔子等物於七月初五日由蘇祿
開棹至七月二十五日就泉州日湖港泊船等情
并單開進

貢之土產表章一道大珠三顆燕窩一箱玳瑁一匣
金花支踏一匣竹布一匣上幼牙卅一匣上幼喝
茅一匣籐席二領番刀一對白花曲劍一對番標
一對活猿一對等情到縣除俟該船進港查明另
報外緣係外國仰慕
聖化浮海進貢合先具報臣隨飛飭調入內港確查人
數貢物并飭弁兵防護去後續據晉江縣稟稱蘇
祿貢船於八月初四日乘大潮水放入內港卑職
於初六日親至伊船點驗雖番人禮儀草率而輸
誠歸化之念溢於顏面其番官名阿石丹約四十

餘歲檢看其貢物與前單所開無異表文有二摺
一係番文一係漢文所遣充正使之龔廷彩係晉
江人十五年前至呂宋後至蘇祿蘇祿國王遠慕
聖化遣其同阿石丹進貢等語臣復飭該地文武加意
防護從優撫恤外其進貢之處仍照例由巡撫衙
門具疏
題報臣查蘇祿國隔越重洋係海外從不通貢之邦
我
皇上聖德洋溢其王毋漢末毋拉律林慕
化歸誠臣謹將情由先行繕摺奏

聞其漢字表文臣亦另照寫一通進呈
睿覽至蘇祿國王雖以
襲廷彩充爲正使固是敬重
天朝之人之意但實係閩商將來起送之時臣意仍應
所見甚是殊屬允當之至
將表文令阿石丹賫捧合并奏
聞謹
奏
覽該國表文具一片誠敬嚮慕之忱甚爲可嘉已飭諭
沿途官員優待來使到京朕自加恩以示懷柔於其回
閩後務令歡喜稱意旋歸本國可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於水師事務實爲諳練但向來性貪好利自伊

陛見賞

皇上訓誨之後已改一半臣於會晤之時亦相規勸伊發念更進俟其果能實力與否臣再行據實奏

聞臣更有

奏請者福建本地人做本地武官者多瞻顧鄉情討衆人之好不嚴管兵丁或更庇護是其風習獨藍廷珍管兵最嚴能破積習乃其好處但臣細看兵

情因向日操持未足以服其心現在嚴而無恩外
畏中離此處稍有關係容臣與之見面時密密緩
言俾稍濟以恩誼畧示以和平然其人頗具勇邁
之氣言之恐難卽入仰乞
皇上於藍廷珍奏摺中
賜以教訓自必敬凜遵奉實於封疆營伍大有裨益臣
謹冒昧奏
聞謹

評論藍廷珍可謂至公且當朕自時加教誨但恐伊質

性粗濁未必能領畧耳俟訓諭之後觀其能否聽受遵
承再奏以聞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運麥事竊臣前到浙省聞福建米價大貴六月又復
缺雨倉穀大半存價人心不安深屬可慮惟有速
備米糧爲第一急務是以具摺
奏請撥運溫台之穀又請買運山東江南之麥由海
運閩接濟及臣抵閩境六月二十日以後大雨普
遍早稻全登晚稻皆插米價漸平又蒙

皇上軫念閩民
頃據汪漋奏稱江西今歲薄收不能如數運送朕復諭
特命江西撫臣裴徫度碾米十五萬石以濟閩民閩民
廷臣酌商截漕以濟現在尚未議定務令設法足數運
聞之歡欣踴躍人情大安臣因細查閩民雖亦食
閩備用也
麥然不甚嗜之又海船比河內之船艙中稍為潮
濕臣恐買運之麥民不多食難於售消且一經潮
濕堆積易壞故臣又摺請停運今接部文運麥之
處欽奉
特旨准行且命山東江南撫臣先為代買
皇上所以軫念民生無微不至臣又細思歷來閩省大
朕為此一節時刻不能釋懷當熟加籌思閩省或有未
約一歲所產之米不敷一歲之食其勢必資借於

盡之地力亦不可知

外省今山東江南之麥雖不敢多運亦不妨少行

甚是

試運到閩看閩民買食如何海船中滲濕妨與不妨果有益無益可行不可行即此可得一實據若不可行自不敢再行儻如有益將來即可備籌濟閩省之一策臣謹行遣員持銀到山東欲運麥五千石江南五千石令其到閩試行謹將情節繕摺

奏

聞謹

奏

試行看諒來米麥均堪食用豈有無益之理但海船潮

濕恐致霉浥此說亦不可不慮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閩省自七月以來晴雨適宜稻苗茂盛八月初五日小雨初六日至初八日風雨甚大山水驟長省城附郭之閩縣侯官二縣高田俱好低田被淹初九日水退苗出黃損者不多據土人云無大傷礙不過收成畧減一二分況被淹之田十分中止有一分省城之城垣及民間房屋亦俱有倒塌者竝未傷人其福州府屬之福淸長樂閩淸與化

府屬之莆田仙遊等縣亦俱報大雨發水其情形與閩縣侯官相同惟福州府屬之連江縣據報蛟水驟發城內低處水深一丈七八尺城鄉共淹斃人口一百九十五名口民人房屋漂流者四百三十戶倒壞者一千六百九十餘戶營房被水衝壞者一百一十六戶城垣倉房俱被水衝壞倉穀兵米有漂流者有浥濕者田禾多被衝壞淹沒又羅源縣報稱蛟水大發山崖塌下壓斃人口共七十六名口廬舍寺廟橋梁被水衝壞者甚多低鄉田禾皆被水淹等語撫臣現監文闈臣即遣福州府

知府胡承謀前往親身踏看如果被災卽酌量其
人戸動銀穀給恤接濟隨據稟稱連江縣被水實
甚其被災稍重之兵民現酌動銀穀逐戸給恤其
被淹田地皆爲水占且道路橋梁衝壞難行現在
崎嶇遍行踏看其倉穀漂流者一千五十餘石餘
俱浸濕現在曬晾兵米浸壞者一百四十五石至
羅源縣被水比連江頗輕查係起蛟山崖塌下壓
壞人口房屋此一帶人戸俱多係有產之家不甚
貧乏無庸給與銀穀其有一家二三口俱被壓斃
者量給銀兩令地保買棺埋葬其田禾低處者水

淹十分之中二分現在遍行踏看詳報等語八月
二十二三等日臣又續據福州府屬之古田永福
二縣及泉州府屬之晉江縣漳州府屬之龍溪南
靖長泰三縣福寧州及所屬之福安寧德二縣俱
陸續據報大雨水發城垣房屋間被衝倒人口無
傷低田被淹等情前來臣亦現令該管官作速細
查果否被災如實應給恤者酌宜料理臣細看其
雖不甚重亦俱當極力賑恤嚴飭屬員實心奉行
所報情形皆不甚重惟連江一邑地當海口被災
獨甚其查報成災之處應由巡撫衙門具疏
題報外臣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再臣細細查問去年亦是七月內大雨發水稻禾因
雨水太大浸濕之後結實頗虛此亦米貴之由今
又雨大水發恐稻子又似去年俟將來結實之後
臣確查分數具摺
奏報即視其光景早行預先籌備料理不敢疎忽至
現在閩省高處之田未被水者十分之中八分有
餘人民俱稱禾苗比去歲甚盛其被水淹之稻亦
俱退出俟稍緩方能定其成數現今省城以及各
府米價每石自一兩二三錢至一兩七八錢不等
江西之米現報運到交界者已有一萬餘石臣現

當及早籌思但得有救濟善策速速奏聞以便預行裁
酌

會同撫臣毛文銓委員接運臣所
奏撥運温台倉穀七萬石已由海運到三萬石臣謹
併行具
奏再浙江湖州府亦於八月初六七八等日大雨水
長各州縣低田被淹其有補種之秧俱已爛損至
低田有竟未能種者臣現飛行詳查確實又七月
二十八日有仁和縣姦民因出甲光丁之銀攤入
田畝鳴鑼執旗入城喊叫罷市撫臣李衛已將首
棍閻尚德等拏獲分別重處餘人嚴諭令散理合
一并奏
聞矣
浙江情形業已悉知有李衛料理朕保不致謬誤可少
省心慮也
已備聞矣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金門鎭總兵謝希賢臣遵
旨定期俾赴京
陛見之處謹已繕疏具
題臣到任後細查鎭臣謝希賢於福建水師諸員中
係一等熟練者亦算諳習水師之人但居官操守

不好料理營伍平常伊有自備哨船三隻此等船隻皆影射營船奉差夾帶臺灣偷渡之人今年伊亦借稱買運米石到金門接濟兵民其實十停止有一二停載到金門糶買餘者俱載到價貴之處賣利自私又常遣營船四隻託名出哨在沿海一帶裝載貨物做生意又好管地方上詞訟徇庇兵丁臣謹將其居官之處據實奏

聞謹

奏

謝希賢到京後朕審觀其人若猶堪勗勉加以敎誨令

其旋任如係下愚之流則更選別員前來更替但水師
將官大都品行卑鄙皆勇而無恥他省人又不諳水師
職任所以甚難爾仍就本省各協營加意物色庶或得
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臺灣一府孤懸海外總兵一官比他處尤關
緊要必須得人方能料理使地方寧謐現在臺灣
總兵林亮臣到任以來人人皆言不妥因留心訪
察其操守雖不甚好然無狠籍之處惟於營伍兵

丁不能整頓約束臣聞雍正三年林亮之舊友陳
子芳與兵賭博爭鬧訴於林亮將兵鎖去衆兵不
服譁噪欲拆毀陳子芳之房林亮即將鎖兵釋放
令千把解和而散又雍正三年七月南路兵與縣
役毆鬧署叅將柯英將兵責治衆兵赴府繳納甲
胄林亮遣千把解和令散又林亮將一營兵革糧
逐令過海到鹿耳門船上兵丁數十人將鎖兵奪
回開放後亦不究兵皆玩忽毫無尊畏營規廢弛
又因水沙連番子殺人林亮恐傷兵丁將挨番境
之兵汎那入裏面威望亦損如此之員久在海外

臺灣地方營伍日就廢弛伏乞

皇上另簡一操守好寬嚴相濟之人庶臺灣得以整理

至臣所見聞現在閩浙總兵之中未有能確勝臺

灣之任者雖海壇鎮總兵朱文居官鎮靜然臣觀

其才具亦未能勝臺灣之任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林亮原不愜朕意今已調用矣朱文粗俗庸材前曾向

爾面諭實不克勝此任臺灣地方又必熟諳本性之員

方始合宜朕所知者惟陳倫炯一人伊尚有求好之心

雖非大器姑暫行委任俾且整理副將康陵再三敎導
以備將來之用茲以仇元正補授爾標中軍依朕觀之
似係上等人材然廷對一面之頃亦未必即可爲憑爾
試用看
臺灣鎮一缺暨水師人材其代朕加意旁求留心物色
可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禁止短擺船隻及自備哨船以杜偷渡事竊查臺灣
偷渡一節大爲隱憂而短擺之船及自備哨船二

種實爲偷渡之津梁葢自臺灣至厦門自厦門至臺灣俱必到澎湖此實臺厦之咽喉凡一切往來人貨自臺灣至澎湖可用杉板小船自厦門至大担門外亦可用杉板小船惟自澎湖至大担門外此中間一段洋面水寛浪大必用大船方能渡過向有泉漳一帶姦刁船戸借稱往澎湖貿易駕駛趕繒大船名曰短擺既不到臺灣掛號又不到厦門掛號終年逗遛澎湖往來於大担門外有厦門不法店家客頭包攬廣東及福建無照偷渡之人用杉板小船載出大担門外送上短擺大船渡到

澎湖又用杉板小船裝載不入鹿耳門以避巡查一
徑至臺灣北路之笨港鹿仔港一帶小港幽僻無
人之處上岸散入臺地此種短擺從前督臣俱經
嚴禁雍正三年船戸林合興等一十九船乘巡撫
毛文銓初到情形未諳借稱澎湖人民需船裝運
鹹魚糧米具呈請行澎湖副將董芳亦稱便民爲
之具詳毛文銓批司道議詳開禁泉州海防同知
馮鑒亦隨詳請有方永興等一十三船亦一體准
行不知澎湖魚米若到臺灣買賣原有杉板小船
絡繹裝運不須大船若云此大船往澎湖貿易澎

湖地方並無出產無可販運不過為偷渡之人作
接手耳況林合與等內中多有從前曾被查拏案
尚未結實非善類又今年福建泉漳米貴廣東之
米更貴董芳縱容短擺偷載臺米全賣於廣東不
到泉漳是以米價益昂臣訪聞得每米一船索規
禮銀二十餘兩自副將以及汛兵俱分其利此短
擺之弊也至自備哨船水師提督藍廷珍金門總
兵謝希賢名下俱有其福建本省人為將官亦間
有自備哨船者往往亦載偷渡之人及私出之米
臣查提督總兵及將官若欲巡防自有本營兵船

可用若云係本地之人多有倚船隻貿易度日如北方人之田土則應編入民間商船號內一體貿易以便稽查豈容此不兵不民之船倚借營私臣於提督藍廷珍相見時已將此船不應存留正言規勸伊自願改悔不行臣查此短擺及自備哨船二項實有病於臺灣已通行嚴禁飭巡查文武如有拏獲者卽解臣衙門親審究叅至副將董芳營私作弊同知馮鑒水師提標中軍叅將李若驥俱一味因循隱徇巡查疎廢臣另具疏題叅外所有臣嚴禁短擺及自備哨船情節謹繕摺

奏
聞謹
奏
似此釐姦剔弊實屬可嘉當規訓者戒飭改行甚不法
者叅處示懲卿措置自必合宜無煩多諭也
同日又
奏爲奏請展限切實清查事竊照閩省人稠田少產
米不敷民食倉穀一項至關緊要臣查閩省監穀
一百四十三萬餘石官民積穀二十八萬餘石未
盡實貯有從前各官交盤以價銀存貯者有借碾

兵米未經徵還者有從前督撫批行平糶以及碾
米運赴浙江未曾買補者有今年因米貴發糶者
甚好必徹底清查方能水落石出從前地方大吏誠屬
罪不容誅也
種種不一臣必竭力徹底查清應參賠者參賠應
籌補者籌補不但欲查令處處清楚且欲酌買一
一實貯惟是總督到任例限三箇月具
題保結為期少促地方甚多遠近不一若依限具結
恐不能清查到底臣現在具疏
題請展限三月容臣切實確查外所有情節謹先繕
摺奏
聞其浙省倉穀及閩省兵米臣請於展限內一並清查

合併聲明謹

奏

具題到日自允所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水沙連社番肆惡情形事竊查臺郡水沙連社各處

之番於臺匪未變以前原納番餉銀共三百一兩

五錢自臺匪既平之後竟分釐不納地方文武苟

了目前遂不深究所有番餉地方官代賠後總兵

林亮等招番歸化亦不言水沙連係納餉之番亦

不問水沙連原納之餉概謂之爲生番招出數人
即云已經歸化漫不防閑以致去年番人屢有燒
焚民房殺死佃丁之事署督臣宜兆熊撫臣毛文
銓會同遣員酌帶弁兵熟番前往相機勦懲御史
禪濟布攔止今年水沙連番益肆於二月十八日
夜大武郡保新莊練總李雙佃丁葉陣等共十一
人被番殺死燒屋三十九間焚死耕牛十八隻三
月初七日夜船匠曾謙被番殺死二十日夜大里
善莊莊民黃賢亮等十一人被番殺死燒房八所
焚死耕牛九十七隻四月初四日鎮平莊佃民江

長九江永山二人被番殺死十一日夜柴頭井莊
賴阿秀一名被番殺死燒房三十二間焚死水牛
十八隻六月十六日石榴班莊莊民陳登攀等五
人被番殺死數月之間燒殺甚多縱恣無忌此時
正值雨水之時難入番界臣一面批飭移駐防兵
兼用民番丁壯給械助力分布防護外臣再四熟
思必得於冬春水涸之時示以兵威懲其首惡令
認賦餉然後再加撫恤始可懲創兇頑寧靜地方
其遣委員弁酌用兵番及一切籌糧籌賞之處俟
臣再行詳細具

奏所有水沙漣番肆殺無忌必應勦懲情形臣謹先
繕摺奏
聞謹
奏
應如是此種番人猶如牲畜有何知識自係在臺文武
撫馭不得其宜所致兇悍不法之風豈可任其滋長亟
當先以兵威懲創一番使被震懾而後繼以恩恤方獲
寧帖然總以斟酌得人爲要斯乃處事之根本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鹽政情節事竊照閩省鹽政奉有
聖旨交臣與巡撫毛文銓辦理欽此欽遵臣自入閩境
到浦城縣地方即聞民間鹽貴只以浦城一縣而
言向來定價一分二釐一觔今賣二分四釐較前
倍增當時官賣反不至此其餘沿途府縣鹽價亦
俱昂貴細查緣由各販鹽水客及管場管鹽各官
俱稱閩省今年自正月至四月雨多各場俱不得
晒晾鹽少是以價貴臣查因場地雨多產鹽頗少
以致各處價貴固是大槩實情然一歲之中有多
雨之月必有少雨之月數歲之中有多雨之歲必

有少雨之歲全賴人力調劑於天晴產鹽之時趁其價平多方設法買收存積一遇天雨鹽缺則將積鹽發賣接濟故可使鹽價常平民食無缺而裕課之道即在其中去年以來前則滿保患病不籌收積後則毛文銓初到不知收積是以一遇鹽貴束手無策臣雖目擊價昂無鹽可發勢無如何惟將價值可以略平之處稍爲酌平不敢太減場中鹽本現貴若減價太多恐客販不前反致絶鹽此現在閩鹽之情形也臣受

恩深重又專理鹽務敢不盡心籌辦冀於就緒今福建

鹽務大段情節臣已查得十之六七至於細微曲折之處尚未詳確謹就臣所已知之七大處銷鹽多寡緣由并各場弊端以及課羨盈絀情節另摺開呈

御覽外臣因現在鹽價未平各場又無積鹽接濟查得臺灣府尚有積鹽七萬餘石隨與撫臣毛文銓商酌撥調六萬石到福泉漳三府且濟目前至於通身料理之處臣惟有盡此寸心隨查隨辦未明者不敢孟浪既知者不敢緩遲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之至意而已抑臣更有請者運使一官乃承

上接下之員勢不能少閩省從前滿保及近來毛
文銓辦理鹽務雖不設運使然皆調與泉道陶範
在省一切令其料理是無運使之名實司運使之
事但查陶範雖熟於鹽務臣訪有一二處鹽埠陶
範出本令人出名行鹽漁利徇庇親友頗有弊竇
如此之員豈容久任貽誤俟臣察確
題參臣意與其調用外道不若設一專員查閩省屬
員之中泉州府知府張無咎人頗明白辦事直爽
仰乞
聖恩或將張無咎擢用臣庶獲指臂之益但張無咎茲

未辦過鹽務臣亦不能十分確信其必能倘
聖鑒中有守廉才敏知曉鹽務之員
賜放一人助臣料理更爲有益如蒙
俞允臣查雲南係以鹽驛道管鹽茲福建驛務不繁向
係糧道兼管仰懇
皇上賞放辦鹽人員卽授爲福建鹽驛道於管轄料理
似爲妥便再者調劑鹽政場員最關緊要臣查福
省各州縣皆有本地之事難以委爲場員而同知
通判如臺灣廈門者亦難調委所餘之員除差委
外其中確可任場務者頗難其人伏乞

皇上揀發不拘同知通判知州知縣之內廉謹明白者
四五人來閩委任場員遇缺仍以應得之缺
題補實於場務有益理合繕摺一并奏
聞統祈
睿鑒謹
奏
覽所奏鹽務各項情節非實具報效赤衷不能講求籌
畫至於如此之詳而且當也卿乃
上蒼見畀國之棟梁朕之股肱豈泛泛具臣所可比擬將
奏摺與怡親王及廷臣數人衆看莫不以爲詳細妥協

朕嘉悅之懷實難筆罄已照卿所請簡用一好運使來閩矣陳豫朋係屢經試驗之員大約必能助卿料理於其到閩任事後應如何辦理處與之斟酌允妥具疏題奏以聞至所請同知通判等員亦經諭部必令揀選優者發來陶範聲名朕先聞其不妥隨經詢問滿保據稱居官好會於大計卓異毛文銓亦言其好朕雖未識伊面光景不似純正且滿保黃國材之所卓異尤不足為憑也留心試用之

雍正四年九月十五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福建近自八月十五日以來雨水調勻各處稻田禾苗甚好延建邵汀四府最早之稻已有刈穫者收成八九分不等晚者尚未收割現皆吐穗據民人等云看來亦可以有八分九分收成俟收成後臣將分數確

奏外再自八月十五日以來各場產鹽兩汛之期比前期亦俱頗有所產理合一并繕摺奏

聞謹

奏

深慰朕懷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浙江洋盜情節事竊查福建浙江二省海洋盜賊一事關係最爲緊要近於雍正四年七月初五日有福建同安縣漁船戶施寶興之船在浙江黃巖鎮左營所轄之靑嶼洋面捕魚遇賊船一隻被刦七月十七日有福建莆田縣商船戶陳瑤之船在黃巖鎮右營所轄之石塘龍目哆洋面遇賊船二隻被刦其賊又在黃巖鎮右營所轄之佛頭山再刦一船將陳遙之船放回又八月初八日有福建海

澄縣商船戶林盛晉江縣商船戶紀合利二船同
於黃巖鎮左營所轄之三門洋面遇賊船三隻被
刦又有福建晉江縣商船戶林德亨亦於八月初
八日在黃巖鎮左營所轄之花嶴被刦又浙江永
嘉縣商船戶諸信先之船亦於是日在花嶴被刦
陸續據浙江各屬文武詳報到臣又據溫州府同
知楊吉祥密稟賊船大小四隻約六七十人船上
插旗書刦富濟貧字樣賊首穿大紅羅漢衣坐大
紅坐褥賊夥皆穿紅綠緊身語音係福建廣東之
人船上有鳥鎗一二十桿等語臣聞報隨飛飭浙

省水師各鎮協營出洋哨巡併力查拏勦緝外恐賊船或趁風南下復飭閩省各水師處處出洋堵緝又恐各員以虛文推延每營皆揀擇熟諳水務之遊守千把指名令其出洋巡拏仍恐各員憚於遠出只在近處停泊即稱已到外洋以致海盜來去任意捕緝無效臣查浙江太平營參將陳勇現在閩浙水師各員中熟諳海道無有過之者令運穀到閩臣委令出洋遍巡并派閩安協守備烽火門千總帶領兵丁配給船隻賞與盤費口糧令陳勇帶往自閩而浙遍歷各島澳直抵盡山花鳥哨

巡緝捕其浙江一帶水師之巡哨者俱令在各所
轄之外洋與之合哨則各員不能躲懶而哨巡益
嚴密矣復慮巡查旣密各洋盜設或潛回本地因
遍行福興泉漳四府各處文武密飃嚴拏又密札
水師提督藍廷珍俾其併力查拏總之此項洋盜
臣期於必得乃已至黃巖鎮總兵馮廷輔之巡查
廢弛各該管將備千把之玩違溺職實有難寬縱
者如七月八月總兵馮廷輔造報俱云巡哨無誤
而千總林選更報竝無失事上下欺飾總不哨巡
任賊刦掠且於事後撈賊所棄之綿花將鎗傷客

人拏解地方官指爲本案之賊希圖以無辜之人
頂案了事總兵無能員弁不肖乃至此極臣另具
疏嚴叅以懲不職至臣蒙
聖恩畀以海疆重任不能整飭屬員實力稽查前無弭
盜之方後無緝捕之效遙瞻
闕廷愧恧難安臣謹於另疏請
賜嚴行治罪以爲不能盡心封疆者之戒爲此繕摺奏
聞謹
奏

海洋之盜非陸路可比何能尅期擒捕徐徐設法巡緝

務令終能就獲斯可矣但觀夥賊刧掠情形匪伊朝夕
前無弭盜之方亦咎所難辭馮廷輔原因其明白曉事
擢用總兵諒伊自必格外圖報昨互揭一案朕即甚爲
疑訝隨經留心訪查又多有道其好者所以姑留至今
豈料如此負朕要當嚴加處分以爲辜恩者戒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淸查臺灣穀石事竊福建通省倉穀臣現在徹底嚴

查務使淸楚已經

奏明在案其臺灣府各縣所存之穀更爲緊要臣查

得大概現存倉穀內存價未買者共有三十餘萬石又有以官莊折價應行買補之穀共二十五萬餘石統計未經買補穀共五十餘萬石現存之穀無幾問其所以動穀未買之故有借給兵米者有在本地平糶者有因原任巡撫黃國材奏每年運臺米五萬石接濟泉漳無米可運借穀碾米者更有從前因廈門倉虧空那動撥補存價者種種不一而所存之價大半不敷買補臣現在徹底淸查容將各情節據實具

奏其中情節可惡者臣具疏嚴叅其如何補足之處

臣一併籌酌奏
聞爲此謹
奏
所奏是積貯最爲要務在臺郡尤當竭力籌計不容稍
有疎懈者也
同日又
奏爲密奏事竊臣仰荷
聖恩令將議政所奏之事鈔發示臣臣奉到部文數件
之內見有吳量海降人和羅爾邁等逃去一事稍
有關係謹就臣庸下之見仰陳

聖聽臣以爲來降之吳量海人等該管之人理宜小心
詳密照管何可令其逃去但今業已逃去就事論
事正可因此愈使知
聖度之廣大
聖恩之高厚和羅爾邁等若在外邦愈增其思戀仰慕
之懷若其回來愈增其堅定歸依之志且使內外
部落聞之無不傾心嚮化臣愚昧之見以爲示以
朕意正如是爾所見與朕同議政王大臣原議欲命理
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既去則置之能來仍養
藩院行文鄂洛素索取逃亡朕不允其請所降之諭即
之厚撫其不逃者感愧其逃者諒他國斷不能如
爾此二語也孰意卜貝哈爾哈等當即遣人尾追已殺
我

傷擒獲大半和羅爾邁亦經被戮然不過逃人細事今
皇上天地父母之養人略遲其時日伊等必大悔大想
已結矣卜貝乃一驍勇武夫吳量海係伊所屬部落於
又愧又慕是因此一逃更顯我
此事失之過急處置甚不合朕意
皇上至仁至誠愈有以繫屬遠人之心無思不服矣又
臣前運米曾經推河內外之地彼時我大兵襲擊
深入喀爾喀扎薩克等各令所屬之人移近居住
暗云襲擊之師失利密探細究其語從安住推河
一帶之厄魯特部人遙傳而來又和託海吳量海
之馬厄魯特部人多有之以與之往來貿易故也
此種人既好謠傳又相往來似宜密防其妄傳但
觀策妄之狂心今猶未歇朕總靜待以聽彼先此意一
此處關係甚重恐致厄魯特不安臣係揣擬之見

定不易以策妄之狡詐而論與之和不如不和爲上假
不敢以爲的確不敢以爲可行因係所見謹繕摺
和反難駕馭於斯朕有確見矣
密奏伏乞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爲奏
聞勦懲水沙連兇番情節事竊查臺灣水沙連兇番抗
餉不納焚殺無已必須少加勦懲使知斂戢所有

情由業經臣等俱
奏明在案今已屆冬令山溪水涸正可勦懲之時臣
等會調臺厦道吳昌祚到省復面加詳問再四熟
商委吳昌祚帶兵三百名熟番四百名總行料理
一切勦撫之事并委北路營叅將何勉協同料理
其下分為兩路一路從南投崎而進用兵二百名
熟番四百名千把共四員令淡水營守備戴日昇
帶領前進一路從竹脚藔而進用兵二百名熟番
四百名千把共四員令原任淡水海防同知王汧
帶領前進其糧餉事務檄委臺灣府知府孫魯總

行料理又照會臺灣鎮總兵官林亮酌派遊守一員量帶兵丁在進山要口住扎協助再派該鎮右營守備張文耀帶兵一百名在羅漢門一帶彈壓彼處生番遙助聲勢幷照會林亮臺灣府城緊要不可遠離該鎮只在府城彈壓統行照料策應其一應弁兵鎗礮軍械統酌派給令臺灣道吳昌祚於回臺後在十一月內舉行臣等細籌此剿番之法應先懾其膽再孤其黨然後擒其首兇令納舊餉庶知遵法不敢肆行所有一切機宜已詳細備說與吳昌祚令其照行至此番舉動止期勒拏首

惡令認舊餉以勦爲撫非極兵威臣等觀吳昌祚雖非肆應之才然尚朴實小心必能謹愼遵照不至好勝喜功是以委令總理又原任淡水同知王汧頗能勤於辦事甚得番人之心守備戴日昇人亦實力辦事是以臣等將王汧暫留并戴日昇分委辦理謹將情節會摺奏

聞謹

奏

委用料理俱屬妥協若照所畫機宜屬員咸能實力奉行可收安戢之效矣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奏
奏爲奏
聞事竊臣欽奉
皇上面諭宜兆熊何如可勝督撫之任否令臣細看具
奏欽此臣遵
旨詳加細看正在欲繕摺
奏覆宜兆熊欽奉
聖旨補授湖廣總督臣謹將臣所看者仍謹奏
聞臣看宜兆熊操守廉潔人謹慎辦事細心於好中求
其未及之處反在好潔太過不能入泥入水一直

低頭做去不求人知今現入京
陛見一經
聖訓必識見長益規模開擴比舊不同再臣細看宜兆
熊於同事之中甚能讓人而小節之愆介介於中
不能去懷臣愚昧之見以爲商酌公事關係吏治
民生不宜故示推讓至於儀節之間無關政體者
不必與人計較致生芥蔕此等處亦乞
皇上教誨臣與宜兆熊極相敬好總爲成就
國家人材謹行詳細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朕自然盡力指示之前命傅敏往署楚督印務臨行時

朕曾降有諭旨宜兆熊到京後必多留數日加以訓勉

俟伊領悉朕意所向始令前來莅任頃宜兆熊到京面

朕隨將前諭遂知觀其根本端正可稱總督之任但伊

自奏不識字此處稍爲之不足然亦無妨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拏獲洋盜事竊照浙江黃巖等處洋盜情節并臣飭

行浙閩兩省將備出洋查拏之處業經
奏明在案續於九月二十日據閩安協報稱右營守備施大英出洋巡哨恐坐哨船賊人遙認即先揚帆遠颺改坐小漁船放洋一日夜到外洋東湧山澳邊遙望見賊船二隻果插有一桿白旗夥賊多穿紅緊身隨開鎗攻打賊船亦放鎗拒敵時因風起賊船乘風東走賊船篷大漁船篷小追趕不上致被向大洋走去等因臣隨嚴行責查令各處并力窮追外因思賊船見有官兵攻緝自必乘便散斗各歸登陸臣即飛飭各沿海文武上緊於陸地

嚴密查拏茲陸路經水師提督藍廷珍差原任千總黃耀顯在涵江地方拏獲陳尾係賊船舵工稱爲二爺又興化協副將朱杰拏獲賊夥陳盛老又方河卽方珠二名又臣差水師守備魏國泰在厦門劉五店拏獲賊夥烏鄉菊天送許受三名又海壇鎮臣朱文遣員拏獲張輝張旺朱恩郭麟陳秦陳勇六名又仙遊縣知縣蕭系閎拏獲朱祜一名共已獲一十三名臣隨經調解陳尾親審伊將刦船得財做舵工稱二爺之處俱卽直認不諱惟賊首及窩家姓名堅稱不知雖經夾訊終不供出臣

又調陳盛老親訊據其所供合之各處所問各賊口供賊首𠮟陳興漳州人曾攻過臺灣在石瑪住窩家𠮟黃輝超係漳州人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澗宅住係監生一應軍器米糧俱係伊出的贓物亦在伊家同夥先有二十二人後有六十餘人連刧是實因九月十三日在東涌遇兵船攻擊於十四五六等日各登陸散斗等語臣現在遣派員弁分頭密拏賊首窩家及夥賊人等務期必獲外所有已獲洋盜一十三人之處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此案大有頭緒矣艘盜既經擒獲如許名數則海洋不難肅清可嘉之至從前疎防者業既懲處現今捕獲之員弁兵役亦當分別獎賞題請議敘以示鼓勵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田禾雨水情形臣屢經繕摺

奏明今已屆十月萬寶告成之候臣遍令細查據延建邵汀四府所屬各縣禀稱稻穀收成約有十分九分福興二府屬收成約有九分八分即被水獨

甚之連江縣其高田收成亦有八分泉屬收成約
有八分漳屬稻穀八月內連次發水通身計算田
畝十分之中有一二分被淹其餘高田俱好牽算
約有六七分收成惟詔安一縣八月發水之時未
據報災今忽報災臣現委員踏看確查容據實具
奏臺灣府據報約有九分年成現在省城上米每石
一兩四錢次米每石一兩三錢興化延平建寧邵
武四府米價每石一兩一二錢不等汀州泉州二
府米價每石一兩五錢漳州府米價每石一兩七
錢臣謹一併奏

聞謹
奏
今歲閩地荷蒙
上蒼慈恩收穫乃至如此實出望外朕慰悅之懷筆不能
盡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厦門地方因安溪縣典
史陳永芳徵追屯欠比責保長姦棍倡令罷市旋
經諭開臣查典史徵追屯欠係奉上司差委乃係

辦公比責未爲不是姦棍即敢罷市不法已甚斷
不可寬除令查拏爲首之人審明杖斃以懲姦棍
以止惡習外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應如是懲治以警刁頑